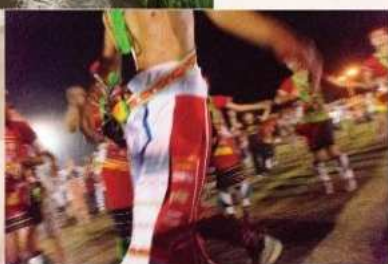


人類學視界

本期專題

無所不在，一定入魂——

人類學的社會實踐與日常生活



第 20 期 2016.12

人類學視界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發行人的話 謝世忠 01
主編的話 邱韻芳 03

類小說

- 璞石閣兩三件事---從微靈到巨靈/奇客邦的緣起 羅永清 07

戀戀人類學

- 在往返於大學與部落之間：到處趴趴走的人類學家 邱韻芳 13
人類學的社會實踐---我的 NGO 與記者生涯 黃阿潑 22
人類學幹什麼？一個人類學畢業生的告白 林俞辰 28



目次

蹲點筆記

- | | | |
|------------------------|-----|----|
| 所有神聖的都堅實於泥土裡：籃城手記 | 容邵武 | 34 |
| 物的言說：那個以前用來做大餅的爐具 | 蕭立妤 | 38 |
| 踏進人與文化交錯的網絡：社會工作的人類學嘗試 | 張智凱 | 49 |

日常人類學

- | | | |
|-------------------------|-----|----|
| 穿透鏡頭的心與眼---觀景窗下的幸福時光 | 劉家銘 | 56 |
| 理，不理 ----- 一種認識街道的人類學眼光 | 劉如意 | 66 |
| 人類學魔法與動漫宅宅的相遇 | 黃脩涵 | 72 |
| 育兒的「異」想世界 | 唐淑惠 | 78 |

發行人的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邱韻芳副教授是一位活潑可親的學者，她曾經是我學生，現在的各方表現遠勝於我，尤其從其臉書可見，生活樂趣之多，著實令人稱羨。在編輯前期《人類學視界》之時，早有想及每期委由一位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理事擔任總編輯，如此以求多樣化，同時必能帶進廣泛的人類學趣味與理解。問題是，找誰接著編？有親自經驗者都知，錢少力薄永遠是學術普及性期刊的難題。暨大有「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和「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二個名字長到不行的原住民教研單位，前陣子網路新聞有排名大學科系名稱哪個最長，我馬上想到暨大有希望，沒上榜還有小失望哩！當然玩笑，但是，正是這二個單位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後者名更長的那個，在邱老師主持之下，辦得有聲有色，關心原民課題者，不想不知該校有它有她也難。

好了，下一步就是何時開口。按理，要求曾經修習過自己所授將近 10 門課的學生做點事，應該一聲令下，馬上不敢不點頭。但是，邱老師對我而言，已經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言身雙教傑出學者，不應還是僅是聽從長輩指使的晚輩。於是，我遲鈍猷木了好幾日，最終才出口拜託。當然，我知

韻芳會答應，但，她的超級忙碌又如何是好？果不其然，帶著靦腆目光望著老師點頭了。

這下該我擔心了。短短幾月，萬事交攻下，如何編成？事實上，自己好像窮操心了。邱老師過去的努力，獲得豐沛的迴響，一缸子學友學生好夥伴通通現身答應寫一篇。暨大不久前還有一個人類學研究所，如今，在新設學系內服務之原本該所的老師人數，因故銳減成半。想像中，在此等環境下繼續揮舞人類學大旗，必定困難。因此，邱老師和她的團隊誠心誠意接下編務，特別動人。暨大的本期精彩，事實上就是人類學光芒在埔里再次閃耀。

《人類學視界》在網路文潮蓋滿天，以及出版事業大落潮的今天，還能持續發行出刊，學界老中青少幼同夥的支持最為重要。我們一年二期，不太準時，但卻能數字到位，稍可告慰。學會網頁和其他地方刊出之徵稿啟示不是形式樣子而已，那是真的，真心在向大家邀稿啦！拜託有突然文思泉湧者，或者早就準備論說一長篇愛恨人類學者，通通來投。下一期邱老師交棒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的林文玲常務理事，相信她必是熱烈歡迎文章不停地丟給她。還有，林老師之後的下一期，學會秘書處拿回自己編，同樣期待各位的傑出作品。反正，任何時候只要有文有寫，立即傳送就是了。

再次感恩各位文采作者，苦勞了編輯團隊，也謝謝認識與不認識的讀者好友總是鼎力支持！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理事長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謝世忠' (Shi Shi Zhong).

主編的話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自從人類學意外進入我的人生之後，就不時發生各種由意外發展而成的驚喜，這回也是。

當親愛的指導老師希望我接下編輯《人類學視界》的任務時，再忙也只能夠硬著頭皮接下，然後靈機一動，如法炮製地轉身尋找自己親愛的學生幫忙。但找誰好呢？這一、兩年正好有三位和我親近的人類所畢業生小鯉魚兒（立妤）、淑惠，和家銘陸續以專、兼任助理的身份加入了我和邵武同時在其中的暨大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整合型計畫，不僅表現亮眼獲得其他領域老師們的肯定，更讓我覺得欣慰的是，不時能從他們在社區/部落駐點時與人的交往互動中嗅到人類學的獨特氣味。我心想，那不如就把這一期主題訂為「人類學的社會實踐」，由（原）暨大人類所的兩位老師和三位學生各自書寫參與人社計畫的心得，再邀請一些在各地耕耘有成的人類學界朋友撰文分享實踐經驗，這樣應該可以交差了吧？

沒料到的是，經歷精彩的朋友們個個是超級大忙人，加上時間太趕，又逢年底大爆炸期，最後只收得兩篇外稿；反倒是暨大這一邊，在我和執行編輯淑惠兩人花言巧語的蠱惑下，一個拉一個地把俞辰、如意、脩涵和智凱也納入其中，讓最後的成果意外成了「暨大人類所專輯」，主題也從原先設定的社會實踐，轉化為更能讓每個人都自在揮灑的「日常生活裡的人類學」。

然而，把這本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刊物塗抹上如此強烈的暨大色彩當然不是為了自爽，或是只為了「紀念」我們心愛的暨大人類所。更重要的是，期盼能透過這樣難得的師生「聯展」，具體體現出人類學這個超級魔法師對這一群共同在埔里受過其薰陶的人們，施展了如何細微卻無所不在的魔力。

「讀了人類學畢業後，究竟可以作什麼？」自成為人類學學徒起，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地一再被這樣詢問，卻始終無法給出個令問者滿意的明確

回答。這在如今大學越來越被教育部和家長們聯手要求扮演職業訓練所的角色之際，實在是個足以危及生存的致命傷（這不正是我們的切身之痛？）。這一期蓋上了「暨大人類學」產品標章的幾位年輕撰文者都是我和邵武的指導學生，目前所從事的職業沒有一個直接和人類學有關，但從一篇篇有意思的書寫中相信讀者可以清楚感受到，人類學早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悄然滲透到他們的工作與生活之中。

「孩子就是異文化，大人就是殖民者，差別就在友善或霸權」，貌似傻大姊實則冰雪聰明的淑惠媽媽如此說；人類所畢業後回到社工領域的俞辰，因為「人類學的種子早已在自己身體裡發芽，並且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而開展出精彩的「跨界」人生，不再只是個單純的社工；具俠女氣質的如意，以人類學目光結合細膩的小說般筆觸，從一隻流浪狗的角度，帶著我們重新認識一條「平凡」的街；有著冰山美女外表其實害羞怕生的脩涵，由於中了人類學魔法，以致無法抗拒動漫社的「異文化」引誘，下海 cosplay 扮演女僕，與怪咖學生們一同在枯燥的校園裡創造歷史；退伍後轉換跑道的智凱，才剛正式進入社工領域未久便很快理出了部落多重層次相互交織的人際網絡，並用細緻的鏡頭為長者們定格住歲月動人的姿態；同樣熱愛攝影的家銘，因「用相機連結了他者與自我的心與眼」，而使其拍攝的成果無論是原民週宣傳海報或婚禮攝影，都如此地與眾不同；而和我情同姐妹、桃米的阿公阿媽們最愛的小鯉魚兒，透過大餅與做大餅的爐具如此「日常」的「物」，抽絲剝繭地探索所謂的「社區共同體」能承載的諸多意涵。

至於我的老同事邵武，即使他名義上已經不屬於暨大，即使有時有點不太合群（如堅持「沒臉」和「不給臉」），但拜身高之優勢，總自然地成為我們這群人的中流砥柱。不同於我絮絮叨叨的散文書寫，他的〈籃城手記〉一如往常地言簡意賅，充滿詩意與深意地紀錄了埔里一個小社區的在地「創世神話」，也讓我不禁聯想起發生於十二年前夏天，屬於我們共同的「創世神話」，所有或美好或憂傷的曲折情節就從兩個老師四個學生開

始說起，傳延至今。

最後要特別感謝阿潑和永清兩位朋友的情意相挺，分別以各自在 NGO/媒體與花東縱谷「微靈學會」--奇客邦--極具反思精神的實踐經驗表述，增加了這期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以免我們過度地自戀與自嗨。還有不能不提的是我親愛的執行編輯淑惠，再怎麼艱難的任務到了她手上都能變得趣味盎然，沒有她和我一起，當初這個被忙得團團轉的我認為是重擔的「意外」，絕對無法發展成令我們大家如此期待和驚喜的繽紛成果。

兩年前因校方政策導致人類所被合併至東南亞學系後，我曾經很抗拒，也試圖想要力挽狂瀾改變人類學在暨大生存空間日益縮小的這個事實。但如今當它可能成為史實之際，回顧這條絢麗蜿蜒的旅程時，紛擾的心卻突然安靜了下來。期待透過這一期的《人類學視界》，一方面描繪人類學在我們身、心所銘刻的種種印記，另一方面也宣告這個迷人的魔法將持續作用在這些作者們各自後續的旅程中。

不過各位別誤會，這可不是我們的告別作喔，命名為「自己自己，一起一起：田野工作中的異己遭遇」的第十六屆全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將在明年（2017）五月十九、二十日於暨南大學盛大展開，由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一、二年級的學生共同主辦，到時許多暨大人類所畢業生將回娘家共襄盛舉，也歡迎各個人類學相關系所的同學們來到埔里和我們一起一起，分享更多人類學在其學徒身上所寫下的動人故事。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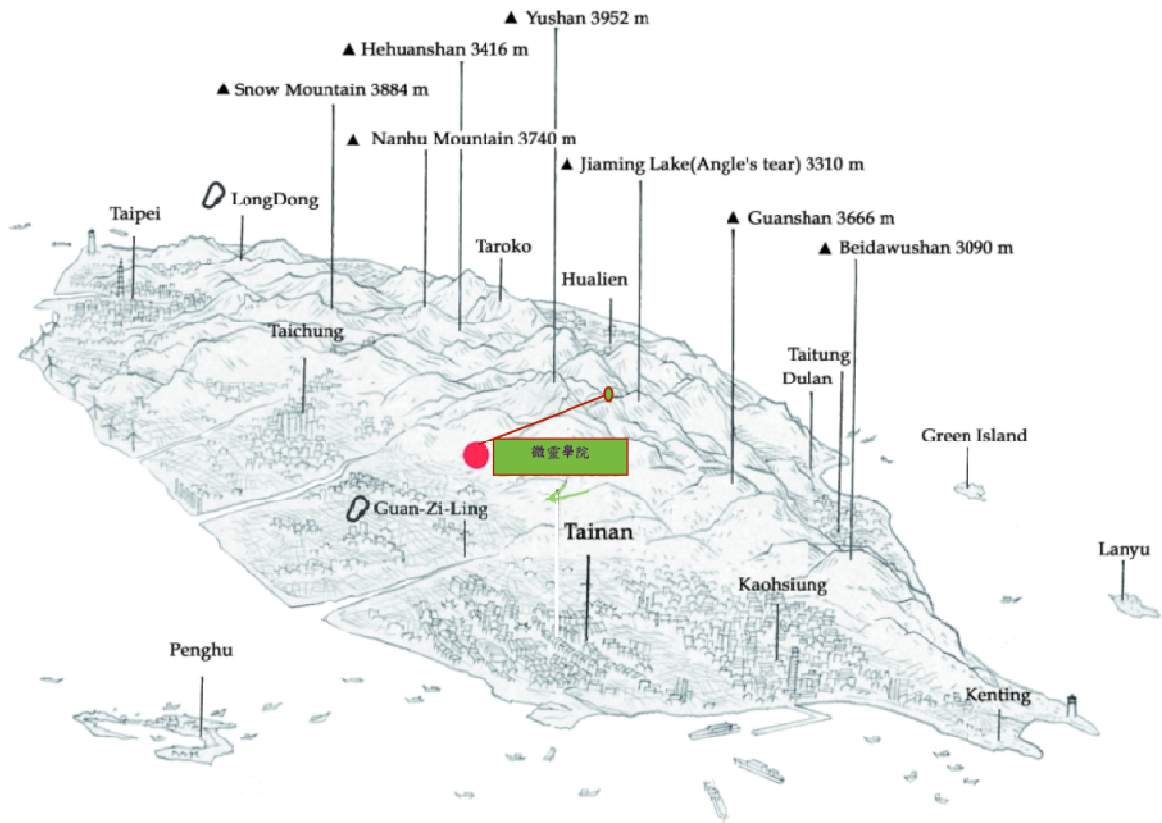
璞石閣兩三件事

從微靈到巨靈／奇客邦的緣起

羅永清



荷蘭萊登大學文化人類學暨發展社會學博士。自從大一暑假參加山地「服務」隊以來，震驚於原住民文化的豐富及其處境，開始轉念人類學，對於基督宗教與原住民所具有的宇宙本體論或知識論的關係非常有興趣，近年來因參加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計劃在地理系學地理資訊系統，也探索原住民領域與空間的觀念，博士論文因此處理土地權論述所根據的在地知識，然後，在「土地權」之外也發現許多與土地有所關係的環境智慧，去年集結為「臺灣原住民族環境智慧」一書為環保署所出版，是我發展未來研究的一個基礎：串聯於土地之上與之下的原住民知識研究。最近成為新手爸爸，父母老耄，因此，舉家遷居到花東田野地，思考生活與人類學的關係...



微靈學院所在地（改編自網路圖）

我本以為統治自然的，應該是自然。中央山脈以東由於沁潤太平洋海水與南北交會的黑潮及親潮，加上菲律賓板塊的潑辣，亞洲版塊終於給擠出一塊海岸山脈。對於我這位研究「自然史」的人而言，這片地界身世其實不太明朗，尤其從「自然」到「不自然」的過程，還有待考究。介於兩板塊交界的璞石閣因為能量多元，近來風起雲湧，聽說生出了一種無頭怪獸，身體絞小，靈活如蛇，溫柔如鴿。由於無人能見，唯有加入該學派的人，才能揣摩一二。當地人起名該學派為「微靈」，有如

風，需要靜默才得體會，但有時卻也能掀起狂風驟雨；如靈，因為當地人現下都認為介於身與心中間的應該是靈而不是鬼。微靈學派強調化鬼為靈，必須透過知行合一的修行才能掌控這介於鬼與靈的怪獸。但是統御這靈鬼的法門尚在演化當中，因此還不是那麼為當地人知悉與明瞭，當地人也認為這頭怪獸為看不見的無頭怪獸。該學派的人也在討論到底需不需要一個頭，為此也紛擾多時。

風聞這無頭怪獸許多傳聞逸事的東華三博士，基於任務與好奇，騎馬來到璞

石閣這片地界。這一日璞石閣微靈學派正在舉行一個儀式，原來有三位日本浮浪人進入璞石閣地界，才稍稍踏入就感覺這兒「風光明媚」，正在錯亂這裏與日本箱根地方相似之處時，被微靈學派的愛麗絲所發現。愛麗絲法眼高強，一見三位日本人士需要安營扎寨之處，立刻邀請三位日本浮浪人士來到微靈學派總堂。

微靈學派總堂位於璞石閣中心一顆大樟樹下，大樟樹約有五百年歲，參天挺出五抓大枝幹，把整個微靈總堂罩住，夏天微風徐徐，樟花飄零，樟腦香味瀰漫堂區，不管俗人仙人都能洗心滌氣。其實，五百年來，就剩這棵樟樹存活最久，這中間經歷的從「自然」到「不自然」的過程，也訴說不盡。

三位日本旅人邁入堂區，立刻就放下身上的包袱，抄起日本三弦琴，狂奏三曲：第一曲〈黑潮的思念〉；第二曲〈北風的凜冽〉；第三曲〈望春風〉。

第一曲〈黑潮的思念〉，訴說黑潮帶來了豐腴，瘋狂的洄游魚，飛魚、旗魚、鮪魚、鬼頭刀在海上鼓浪，參差交尾，漁民尾隨而來，清朝人來，漢人來，西拉雅人來、馬卡道人來，客家人來、日本人來，國民黨來，此起彼落如過江之鯽。一年過去，又回到黑潮的時序，眾人此地都隨

著黑潮思考到底要久留還是短居。黑潮有信，人卻難信。這一曲〈黑潮的思念〉悠揚如微風，當場微靈學派的門徒靈走魂動，須臾之間，信手捻來，手鼓、吉他、貝斯、在布農族及阿美族堂友的領銜之下，對唱了一曲〈思念總是像一條河〉。

一時之間堂區就杯盤狼藉，東華三博士也沁入這春風樟雨之中，從天空看著，只見樟樹隨風搖曳，在月光下顯著神秘。而歌曲悠揚，令人覺得微靈學派正在進行著一場法事，超度靈魂。按照微靈學派的說法，透過音樂與歌詞，還有呼吸的調息，思念化為記憶，幽怨化為力量，區別化為平等，歌詞化為咒語。

日本友人酒酣之際，奏出第二首〈北風的凜冽〉。東北季風從韓國到日本再到台灣，帶來的是就是凜冽，刺骨之餘只讓人想到孤獨。想來也是，三位日本人離鄉多年，風塵撲撲，在北風冷冽之時，常常抗拒著孤獨的威力。微靈學派眾人很有默契地，如一個有神的指揮家指揮的交響樂團，奏著微靈學派的經典歌曲：〈治療孤獨的秘方〉，歌詞大概如下：

「孤獨總是隨著北風進入你的被窩，孤獨的對面有個鄰居也叫做孤獨。該如何脫離孤獨呢？去一趟巴魯谷安吧！那裡有神聖之後的神聖，孤獨之上的孤獨。孤

獨的時候說一曲雙管鼻笛，望望阿魯安那祈雨的祭臺。治療孤獨的方式，就是不孤獨啊！」

巴魯古安是位於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一塊聖地，是當初祖先經過的地方，聽說是雲豹領路，在一段缺水的日子裏祈雨得救的時光。微靈學派的學眾尚未親臨該地，朝聖的計畫，仍在研擬當中。三位日本人聽到此歌，決定下一站往這個地界走。眾人開心能發現孤獨的解方，繼續酒酣耳熱。此時東華三博士依然沈浸在這靈魂樂中。三博士其中的阿岡本先生是三位當中最被認為博學之士。阿岡本先生聽到「阿魯安那」這個地名，立刻舉起酒杯思索，原來「阿魯安那」這地界位於現今魯凱族人所謂大小鬼湖領域內霧頭山之東的一塊聖地，是雲豹最後出現的地方。阿岡本博士狐疑璞石閣人的祖先怎麼會與魯凱族人有關呢？這是解謎微靈學派的一個重要線索嗎？暫且按著。此時，日本三弦組又藉著奏出第三曲〈望春風〉。是台灣民謠：

獨夜無伴守燈下春風對面吹
十七八歲未出嫁看著少年家
果然漂嫩面肉白誰家人子弟
想要問伊驚呆勢心內彈琵琶

想要郎君做尪婿意愛在心內
等待何時君來採青春花當開
聽見外面有人來開門甲看覓
月娘笑阮憨大呆被風騙不知

這一首台灣人人朗朗上口的歌謠，在日本人的三絃琴及口音中竟然多了一股北風味。這首歌倒是唱出微靈學派門人的心聲，因為這一群學友大多單身，三十好幾還伶仃，就接著回唱：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唯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這來來回回的六首歌，眾人也喝了有六手啤酒，酒酣耳熱之際，眾人唱起「阿~門...阿門~呵~呵~呵~們！」東華三博士裡的洛克博士，立刻發覺，這一場法會，神聖之中有詼諧，詼諧之中有力量，力量之中有療癒。阿岡本則認為這個特殊狀態



三位日本人聽到此歌，決定下一站往地界走。

如果變成常態，這頭無頭怪獸小微靈將能成為一頭巨靈。霍布斯則認為這個無頭怪獸已漸漸統治這片地界。

東華三博士今日發覺這一行田野調查讓他們如獲至寶，對於這群微靈學會友人，不可小覷。尤其這群人稱呼自己為一個邦國曰為：奇客邦（Geektopia）。根據微靈學會一些人的說法，奇Geek指「極客」，又譯為「技客」、「奇客」、「怪胎」、「技術宅」，是英文單詞geek的音譯。原本的俚語是指反常的人、畸形人、野人。

這個詞在「美國俚語」中意指智力超群，善於鑽研但不懂與人交往的學者或知識分子，含有貶義，因為極客常常醉心於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可以犧牲個人衛生，社交技巧或社會地位。但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文化興起，其貶義的成分正慢慢減少。但這個詞仍保留了擁有超群的智力和努力的本意，又通常被用於形容對計算機和網路技術有狂熱興趣並投入大量時間鑽研的人。所以俗稱發燒友或怪傑。如電腦怪傑（Computer Geek），技術/科技怪

傑 (Techno-geek) , 玩家怪傑 (gamer geek) 等。Topic為烏托邦的尾詞。兩個綜合起來就是Geektopia(一群怪傑的理想國度) , 主要成員每人各自有專擅的興趣才藝或技能 , 他們謙虛說「我們沒有大的本事 , 但都希望可以彼此學習成長 , 激盪火花。」

原來東華三博士發揮田野調查的精神來到這傳言中誕生無頭怪獸的寶地才發現這群微靈學員已經漸漸成立了一個烏托邦 , 儘管裏頭有鰥寡孤獨 , 也有貧富差別 , 但該邦國的方向與目標乃是 Alexander McCandless 所謂「 Happiness is only real when shared 」。 「快樂 , 只有被分享時才是真實的。」 Alexander McCandless 不知何許人也 , 想必是該邦的重要精神依歸。該邦認為 : 分享與學習就會有趣味與永續。因此微靈學堂是一個「互相學習的實驗室 , 並向外延伸而成為分享 , 使人們重新思考與定義生活並解放想像力。」

因此 , 「儘管世界不存在完美的人與完美的社群 , 奇客邦友們都在學習成長 , 並在改變中找到平衡點 , 在群體多樣性中認同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 我們也相信這些觀念能夠重新定義快樂 , 而永續。」

這些話是邦友們在一次的降鸞會中得到的言語 , 被會眾恭錄下來 , 也是迄今奇客邦對外唯一一段正式而看起來八股的精神標語。然而這段精神標語的合法性 , 也就是說這段降鸞會是否是厲鬼來亂還是神佛來信 , 尚未確定 , 也因此這段精神標語是否可以代表奇客邦 , 眾說紛紜。

說到分享 , 東華三博士中的霍布斯先生認為 : 當一個團體進化到能夠彼此分享的階段就是跨過了互相不信任的初始階段。邦友彼此之間有了一些信任基礎 , 所以慢慢能夠啟動分享的機制 , 這是建立烏托邦國重要的基礎。霍布斯先生吊起書袋說「在沒有政治社會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 之下 , 由於沒有公共權力使大家敬畏 , 人們很難免於戰爭 , 因此互相爭奪、殘殺。故自然狀態是一種戰爭狀態。在此狀態下 , 除了使用自己的力量和發明外 , 便無安全可言。在這種狀態下 , 沒有文化和社會 , 人們的生命是孤獨的、貧困的、惡劣的、殘忍的和短暫的。沒有是非和公正、不公正的觀念 , 只有強力與詐欺。」

「對！」東華三博士的洛克插話說 : 「花東縱谷曾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處於自然狀態。統治自然的是自然。」因此 , 「為了獲致安寧與和平 , 便有依自然法而

建立一種公共權力的必要。方式是將各人所有權力和力量，都交付給一個人或一個集會；依照多數的意見，化約眾人的意志為一個意志，共同服從此一公共權力者的命令，以維持和平與安全。但每一個人必須和每一個人訂約，訂約時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說：「我授權於此一人或此一集會，並放棄自己治理的權利於此一人或此一集會，你也要放棄你的權利於他，而授權於他的一切行為。」霍布斯先生也呼應說「這樣的組合叫做國家，巨靈便產生了。」

「巨靈？為何叫做巨靈？」洛克問。

「巨靈，拉丁語原文為 Leviathan「利維坦」原為《舊約聖經》中記載的一種怪獸，在此用來比喻強勢的國家。意指海生的巨大動物或極度專制的國家、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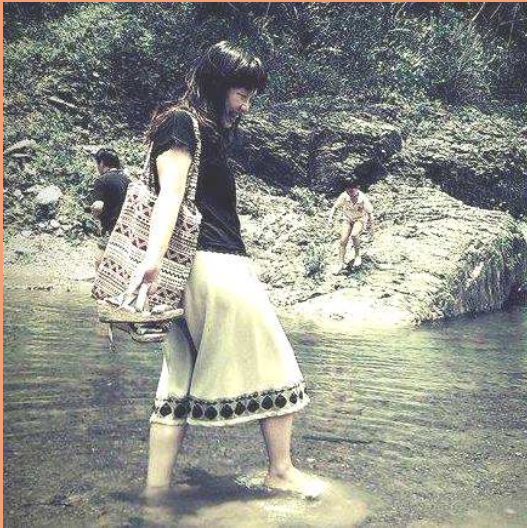
「你的意思是說，國家都是怪獸嗎？」洛克質問利維坦。

(to be continued maybe somewhere)

在往返於大學與部落之間：

到處趴趴走的人類學家

邱韻芳



二十三歲決定放棄台大數學系碩士班學業後，人生充滿不可預期的驚喜與挑戰：意外成為暨大人類所兩位創所「元老」之一；擔任暨大原青社指導老師，每年和學生一道大張旗鼓地辦原民週；加入芭樂人類學共筆專欄，重拾年少寫作的夢想。

2014年，待了十年的人類所被併入東南亞學系，接下原鄉發展原住民族專班主任的重責，身邊有了更多的部落孩子一起攜手擴展原勢力，並且繼續期待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好人生。

專注而深情地和她/他的部落發展出長期的情誼，這是大家熟悉的人類學家和其研究對象的關係。從這個角度看，我實在是太過「博愛」且「非典型」的人類學者，收在心頭的部落名字有一長串，而且有繼續增加的趨勢。為何如此？這一切要回溯到久遠的那年。

因著無法想像自己未來的模樣，當時碩一的我決定放棄台大數學所的學業轉考人類所。這是我人生中最不順遂的考試，連著兩年落榜只能苦苦單戀人類學，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民部落在其他場域的美麗相遇¹。

四年後重回校園，成為人類學學徒。碩論和博論期間，我循著馬凌諾夫斯基的教導，待了一個部落長住，和族人一起生

¹參見芭樂人類學部落格，〈人類學、原住民與我的三角戀習題〉，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3673>。

活。2004年畢業來到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書後，這樣的模式卻非常嚴重地撞了牆。研究生時，可以很長時間窩在部落裡，族人對於「來學習的孩子」非常包容與照顧；進入大學教書後，生活被教學與行政分割，能自在和族人相處的時間零碎不易建立關係，「大學教授」的頭銜又不時面臨「期待」（「你能給部落什麼？」）或「質疑」（「又是個要到部落拿原住民文化換學術成就的人？」）的眼光。無法回

饋部落的焦慮，加上對自身各種能力的懷疑，導致有好一段時間我幾乎無法跨進部落……

近幾年來，我和部落的關係不只「回溫」還更「熱絡」了起來，而且是忽南忽北地到處趴趴走。從踟躕不前到再積極躍入，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轉變主要歸功於兩件事--和原住民青年的相遇，以及參與了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的部落總體營造計畫。

一起「部落」一起「青春」：從原青社到原專班

2007年底，暨大成立了「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由人類所潘英海所長擔任中心主任，我無從推託地義務協助中心的業務與計畫，卻沒料到因此開啟了和原住民社會接觸的另一扇門。

暨大雖然緊鄰信義與仁愛兩個原住民鄉，但當時校園內看不到任何原住民議題，也沒有原住民學生社團。為了改變這個「奇怪」的現象，和潘老師商量後，2009年由我和當時的中心助理吉渥絲負責，找來校內原住民學生工讀協助，舉辦了盛大的原住民週。我們在大雨中運來了美麗的達悟族十四人大船佇立在校園，加上特地



第七屆原民週海報



第七屆原民週邀請卡，由學生自己攝影取景、當麻豆。

從蘭嶼運來各種相關素材，舉辦了蘭嶼拼版舟巡迴展；邀請和平國小的泰雅族師生將他們的原民風陶藝作品來展覽；請到數位導演現身說法，分享他們所拍攝的原民紀錄片；以及與暨大學生會合作，舉辦有烤豬、在地原民樂團，和原住民明星的大型戶外晚會。如此地勞師動眾，一方面是希望一舉在暨大打響原住民議題，另一方面企盼能藉此刺激無聲「潛藏」在各系的原住民學生起身做些什麼。

我們的努力有了最直接真誠的回報，活動結束後，參與的原住民學生熱情澎湃地在慶功宴上決定成立 Knbiyax Club (暨

大原青社)²，並邀請我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自此我和 Knbiyax 每年大張旗鼓地籌畫、宣傳、舉辦原民週，它是我們向心力和情感凝聚的場域，支撐起一個不到十人的小社團散發驚人熱力，使其成為暨大一個很特別的傳統延續至今。

記得 Knbiyax 成立之初，無論社課或原民週，學生重心多放在歌舞練習上，我雖不盡然贊同卻未出聲，只是很「計謀」地透過每年原民週必有的紀錄片暨導演映後座談，或演講、部落產業工作坊等各種「策略」，帶入原住民社會文化議題。

²Knbiyax 是賽德克語的「加油、出力」之意。



2016年10月·和 *Knbiyax* 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看都蘭特展

原民週之外的學期中或暑假，我帶著 *Knbiyax* 南下觀賞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的戶外演出、參與古華排灣族收穫祭、吉貝亞西拉雅夜祭；北上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看都蘭特展；往東到奇美部落「文化泛舟」、參加豐年祭；以及連著兩回，大陣仗地揪團到都蘭阿米斯音樂節玩耍。透過這些跑很遠的「社遊」，希望讓我的 *Knbiyax* 們有更多親近「文化」、思想「文化」、討論「文化」的機會。但其實收穫最多的是我，因為這並非單向的帶領或付出，而是一個互相陪伴與彼此培力

的過程。過去習慣一個人闖蕩的我，突然有了一群可以一起跑部落、談部落的夥伴。和這些年輕原住民孩子相處的過程中，我逐漸知曉了他們與部落的關連或斷裂，他們對「文化」的熱情、迷惘或陌生。一頁頁閱讀這些年輕的「生命史」並走入其中，不僅滋養了我的人生，彌補了過去我理解原住民社會時很大的一塊空缺，也幫助我更能理解和掌握當代的部落變遷。

和 *Knbiyax* 一起「部落」一起「青春」的美好學習歷程，重燃了我當年初識部落時的熱情，也大大提升了我的戰鬥指數。

因為經過了這樣的「培訓」，我方能有勇氣和後盾「膽敢」在 2014 年接下暨大新成立的「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民族專班」主任一職。這回不只是社團，

而是一個系的規模，不只是辦活動，而是要用極有限的人力和資源變出一套可以養成返鄉部落青年的四年課程。



2016 年暑假，帶原專班學生至都達部落作部落地圖



2015 年 5 月，在暨大舉行小米收穫與穀倉落成儀式



精美的原專班演講海報之一

如何設計出以原住民社會文化為基底，又能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專業課程？這是個持續建構中的巨大工程，但我確知的是，一般的教室上課模式不足以因應，因此我和專班的同事們每學期安排多場與原住民傳統或當代議題相關的演講、工作坊，學期中帶學生到部落參訪，暑假到部落出隊帶兒童營、製作部落地圖。此外，我們還請來部落的族人帶著學生在暨大種小米、蓋穀倉、竹屋，作傳統美食，製作漂流木椅，並經學生票選把這塊園區霸氣地命名為「原住民保留地」。³

無論是課程或活動，若想達成專班名稱--「原鄉發展」--的理想，我必須不斷汲取來自部落的養分，才能掌握當代原住民社會的多元和動態，以免傳達給學生僵化的文化意象。然而，這僅僅依靠人類學的知識、文獻絕對是不夠的，所幸，這些年來在與原住民青年「搏感情」的同時，我也跨出校園，參與了原住民的部落總體營造計畫。



「原住民保留地」開幕活動邀請卡

³參見芭樂人類學部落格，〈原住民專班和我親愛的原住民孩子們〉，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29>

「發展計畫」中的人類學家

2005年，原民會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行「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歷經「重點部落」、「示範部落」、「永續部落」與「活力部落」等名稱的更迭，在同樣的精神與脈絡下執行至今已邁過十年的門檻。2009年，有多年部落經驗的埔里在地 NGO 團體「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首次承接此計畫之全國專管中心與北區輔導團隊的工作，秘書長惠雯邀請我擔任評鑑委員，而後幾年隨著與原促會關係日深，我參與這個計畫的面向也越來越廣。

加入計畫跟著原促會四處跑部落後，讓我對於當代台灣的「部落發展」現象有了比較具體的瞭解。然而，作為喜好從閒聊中獲得「文化」，一進部落就想黏著不走的人類學家，剛開始其實是不太適應原促會非常「經濟」（或「不經濟」？）的工作模式。開很久的車才到部落，一坐下就談計畫，談完便離開趕往下個工作點，如此蜻蜓點水的行程，實在很難與族人建立關係，或對部落有較多的瞭解，尤其我有教職無法全程參與計畫，更增加了想要深入認識的難度。為了讓這些點狀的接觸能夠有生命力地擴張為線、面，進而長成

讓理解和行動得以支撐的脈絡，我盡可能地撥出時間參與計畫中原本不歸我職責的各項活動，以此來累積所知、建立人脈；此外，當惠雯與族人、隨行的各領域專家談計畫時，我一定專心聆聽，並且不時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抓著惠雯或原促會其他成員聊與計畫相關的人、事、物。

從評鑑委員、陪伴顧問，最後變身為活力部落北區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透過這些年的參與和累積，我漸漸能較為全貌地理解當代原住民部落所面臨的一些發展契機與困境，並且進一步跨出計畫之外，抓住每一段旅程中所遇到的機會和資訊，去參與原住民社會相關的各種人際網絡和活動。

這就是為何大家會在臉書上看到我到處趴趴走，出現在這麼多部落的原因。儘管有許多時候只是短暫停留，但走過越多部落，我越深刻體認到台灣原住民社會的豐富多元而不敢聲稱自己很懂原住民。部落有著如此多樣性的原因不僅僅是因著「族」之間的差異，還源於被地理環境、周遭互動之族群，歷史過程等種種複雜交錯的力量所形塑。永遠記得那年跟著朋友隨族人坐著流籠進到霧台鄉大武部落，



嘎色鬧的「蜻蜓」入口意象



族人協力構思、製作蜻蜓意象

看到土地裡長著如此多樣的傳統作物時有多麼的驚訝，過往的部落經驗讓我以為如此景象是早已消逝只存在於文獻的美好文化與傳統，事實不然。

然而，當驚豔於台灣原住民文化多樣豐富的同時，這些年走進不同部落映入眼簾的，卻又往往是入口意象、花台、故事牆等各種類似的設置，內容也大同小異的往往是狩獵、織布、穀倉、瞭望臺，或穿著族服的巨大人形塑像。這些原本用來表徵自我族群特性的「不一樣」變得越來越「一樣」，尤其是經過各種類似「活力部落」這樣的計畫大力塑模之後。「觀光客的凝視」和「計畫評鑑的指標」已經內化，進而形塑了許多族人們對於部落應是什麼模樣的標準想像，以致於「我們這裡看起來不像原住民的部落」或「我們部落沒

有文化」成為不少族人對自己部落的負面評價。

我開始思索身為一個人類學家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究竟什麼是傳統？什麼是文化？在參與活力計畫的過程中，對於這兩個如此關鍵的詞彙，我看到政府單位的「操作定義」、族人的認知、學者的想像在其間相互競逐、妥協或複製。拆解這些糾葛線團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有能力成為其中不同領域的「文化轉譯者」，同時也嘗試在體制中提出質疑、作一些翻轉，或者修正自己原有的想法。

去年我所陪伴的嘎色鬧部落就讓我體驗了一場「文化」震撼。在選擇營造「部落意象」時，嘎色鬧的族人沒有被所謂的「族群」文化所綁架，而是找到了「蜻蜓」

---這個他們有著共同兒時記憶，因此可以投注情感與意義的物，作為代表部落的象徵，而後將其轉化為具體部落意象的過程中，又透過共同的討論與行動，賦予「蜻蜓」這個原本可能日漸從記憶中被淡忘的「物」新的詮釋與意義，使其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媒介。

「為何是蜻蜓？這和泰雅文化有何關連？」，從開始的不解到最後的讚賞，嘎色鬧族人將蜻蜓逐步建構為共有部落意象的過程，讓我重新思考什麼是文化，以及所謂的「傳統」和「文化」在當代部落營造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是我這些年來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過程中，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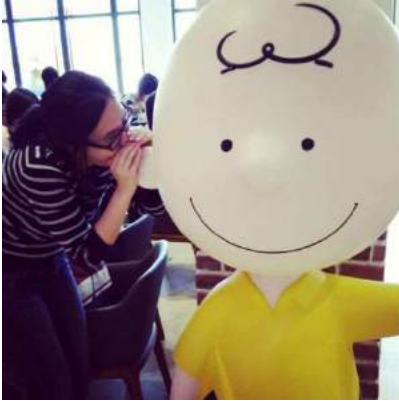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當年和部落的關係不是從「研究」起始，因而種下了「不專情」的基因。這些年來之所以如此用力地抓住機會到處走部落，一開始是希望能瞭解當代原住民社會的現況、需求與想望，藉此逐步厚實自己「回饋」部落的基礎與動能。如此「功利」的出發點，卻意料之外地獲得了許多知識上和情感上的反饋。我必須坦承目前能花在人類學學術研究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這並不讓我覺得自己遠離了人類學，反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讓它入心、入身、入魂。

人類學本就是浸淫在生活之中，關注日常細節的一門學科。當它已經成為我視角與行動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時，不論是經由芭樂人類學的部落格書寫、日常生活的臉書 po 文、公務人員培訓的演講、活力部落，或是目前我投注最多心力的原住民專班，我一方面透過言語和行動向不同人群介紹、交流什麼是人類學，同時在一趟又一趟遇見他者的旅程中思索人類學的本質和特性，並咀嚼它帶給我的種種平凡又深奧的感受。

人類學的社會實踐

---我的記者與 NGO 生涯



黃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 [《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 [《咆哮誌》](#) 等。| FB：[島嶼無風帶](#)。

轉彎遇見人類學

我之所以走向人類學，是由兩件大事所鋪成的，一是 1999 年的九二一地震，二是 2001 年的九一一事件。這時我還在媒體，做著自己覺得不痛不癢的報導，而這兩個摧毀性的災難，便在這個時候推倒我從小就建立的新聞志向——作為一個剛出社會的菜鳥，只能看著這些宏大的畫面，自我質疑：「為什麼我還在這裡？」或問：「寫文章能改變什麼？」

那個時候，我對什麼都沒信心，什麼對我來說都值得懷疑。我會去想，如果能在現場做什麼有多好，但我也會想，

社會科學幫到這個世界了嗎？為什麼所有的爭論都起於意識型態，這世界為何沒有和解的可能？（當然，台灣也處在一個炙烈的族群紛爭中）於是，我去唸了人類學，初初是想做醫學史，後來想進實驗室，離開醜惡的人類社會。然而，真的讀了人類所，發現自己對人充滿好奇，無法只是做著冷冰冰的實驗，才將方向調整到醫學人類學。我那時決定，要透過人類學這個學歷「漂白」，讓自己脫離媒體思考，甩開那些夸夸而談，我想要從事 NGO 工作，我要在第一線，在田野。



因此，比起認真研讀大師理論、搞懂人類學知識，或者寫論文，我反而花更多時間在當志工這件事上。寒暑假我會去上課，去偏鄉或發展中國家，去做些什麼，或者去旅行。我不是個聰明的人，剛讀研究所時，人類學的思考框架無法媒合進我那新聞與傳播理論砌成的腦子，但因為多次出走，從零開始碰觸田野，或者透過學習陌生語言來理解人類學的種種，才真的讓我將人類學視野與本質揉合進我的血肉裡，真正內化的開始。

有一次，和所上老師同學到印尼旅行。就像在書裡提到的那樣、就像每個人類系所學生一樣，會去印尼多半是受到民族誌的啟發，每個到印尼去的人類學學徒，都

會想看鬥雞，也多半被 Geertz 激勵，那是什麼感覺呢？就是讓人頓悟到，如何融入田野，成為自己人的態度跟契機。剛學人類學，沒田野經驗的我們，什麼技巧都不懂，只是跟著用手抓飯，或者不排斥生病時去看巫醫，當地人做什麼我們也就跟著做，和他們一起吃飯睡覺談天說地抽煙打牌。有那麼一刻，我突然了解到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別，也有那麼一瞬，我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麼在這裡。我已經是一個不再質問自己，為什麼在這裡或不在那裡的人。因為，我體悟到，每個「這裡」都可以是「那裡」，每個所在都有價值和意義，都可以有他者之眼，也都應該讓自己不再是他者，而他者也能成為我們。

即使如此，從「這裡」到「那裡」，仍然有許多知識跳階的空間，等著有人能找到答案。像是，當我到許多單位、不同地區當志工，或者工作上所遇到的那些文化衝擊或信念衝突，當我看著自恃文明國家的人怎麼介入異文化，又如何高揚自己的價值觀與好意——當然，那是出於一種人的善意……，但在這些舉措當中，又時常充滿一種強加的壓力與自以為是——我卻不知該怎麼解決。

成為 NGO 國際志工

大概是研二時，曾獲得第六屆醫療奉獻獎的郭惠二教授，推薦我到馬拉威當志工。根據他的說法：「志工團需要有學人類學的。」當時醫療志工、國際志工風氣盛行，許多醫學生到了國外，卻常不知道自己該幹嘛，只是帶了些體驗回國。郭教授認為這樣不行。他總是嘆息，台灣太不把人類學當基礎學門了，所以 NGO 工作者沒人類學知識，外交也沒有，從來不知道要學習尊重理解他人文化，於是莽莽撞撞犯了很多錯。他希望我可以做些什麼。

但我一個才讀兩年人類學的菜鳥，去那裡能做什麼？其實除了簡單整理庫房以外，什麼都做不了。但正是因為整理了那間庫房，才讓我驚覺所謂的「慈善愛心」

有多荒謬，那是一種不問他人需求，不管他人文化，只為了自己的良好感覺和節稅自利，對他人造成的問題負擔。

除此之外，台灣醫療團的醫師也常跟我們說，他們好像將一個小小的台灣城堡，搬到這塊土地上，過著和當地人沒什麼關係的生活，也實行些不太實際的醫療工作。他們很想改變，從最基本的，人人可接受的範圍，改變當地人的健康狀況。那時，醫療團團長說過，世界上大部分社會都是一階一階發展起來的，先埋了地線，才有無線，最後才是衛星，但非洲是個連地線這樣基礎建設都沒有的地方，卻已經迎接了衛星時代。所有的常識，到了非洲，都不是常識。

在非洲那一兩個月，我確實理解了團長的說法。像是我們以為先填飽自己肚子，有餘力再施予他人的概念，並不是他們的觀念，他們如果手上有東西會立刻分享給你，即使下一餐他們餓肚子。他們習慣了西方的 sponsor，於是，便以為接受他人的好處是正當的，無法理解儲蓄、獨立是什麼意思？一開始我非常疑惑，懷疑自己的認知是否全該被推翻，但卻也在與他們生活後不久，相信或許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才是有問題的。

其他包含到印度、去藏區的經驗，在在挑戰我原本的框架。我赫然發現世界不是一個樣，而我們，或者人類學家所做的，就是試著去貼近這個世界，呈現其多樣性。因為承認且將多樣性擺在前頭，便不會主張一種過於絕對的價值。並強加這價值到他者身上。

重返媒體

然而，地球並非照著人類學規則運轉，社會也不是那樣運作。畢業後，我在幾個非營利組織工作，也得接受組織的信念與信仰，為了實踐且貫徹主張，才有各種遊說、行銷、社會運作、社會運動等手段，或者進行社會溝通。然而，那中間常出現無法妥協的本位主義，或者政治正確的主張，或價值判斷。例如，女權主義者會認為伊斯蘭教女性戴頭巾，是失去主體性的，他們被剝奪了美麗的權利，但伊斯蘭女性會告訴你，她每天花不少時間挑適合搭配的頭巾，做出最美的裝扮，你憑什麼說她戴了頭巾就不打扮？像這樣的例子，人類學學徒都能理解，也不會先進行價值判斷，但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不是這樣，對擁有強烈主張的倡議者也不是這樣。又例如，獵人打獵是他們的文化，為了維護原住民打獵的權益，便需要和生態保護者進行溝通



今年聖誕節期間到菲律賓 Negros 採訪蔗農。

交流或協商，但常常，這兩方都沒有各退一步的打算。

有那麼幾年，我確實是個有絕對價值的人，並且不停寫字批判些什麼，是非黑白分明。但真正在做的時候，卻感到無力。但我又能理解，所謂的談判，就是將自己的主張推到極致，才有稍微妥協的空間。

於是，我就回到媒體。

我本來以為，NGO 才是第一線，才是一個人類學知識運作的場域，但回到媒體，才發現，初初痛罵自己「為何在這裡」的這個「這裡」，才是一個真正傾聽、理解，並能夠呈現多樣性的工作——即使這個社會對媒體厭惡，認為他們不專業，批評他們小時候不讀書長大才當記者——但若媒體允許空間，讓記者能夠自由發揮，那麼，每個領域的記者幾乎就像那個田野的人類學家那般。談及此，我就想到，當初說自

己想考人類所時，我大學老師便說過：
「一個好的記者，就是一個好的人類學家。」當時並不十分了解，但路繞了一圈回來，便懂得老師說的話。

報導與民族誌之間的新嘗試

現在我已經離開媒體，投入自己的題目，嘗試一種介於報導與民族誌之間的書寫。這次我不再問自己該在哪裡，書寫能改變什麼。有時候，我無聊常會翻 Geertz 的書，總會翻到這一段：

在事實之後，「對你，我說」、「注意！告訴你」的態度是一個人自己所擁有的。我也有故事要說，有觀點要揭露，有意象要傳達、有理論要主張，並熱切向那些坐好、等著聽故事的人分享、描述一個文化，或像我在這裡所做的（選取部分、刻意安排、加以剪裁），並非開始去述說某種奇怪的客體、一個超空間的結。我所嘗試的是讓某地的某人，了解我因旅途、書本、見證以及對話所接觸的事物：對此產生興趣。

而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學徒，也不過就是透過文字畫出自一個立體地圖，盡可能地對他人展現世界的多樣性，不論是在這裡，或在那裡。

人類學幹什麼？

一個人類學畢業生的告白

林俞辰



看似普通的上班族，下了班則是公民很忙。中學時代歷史地理常常考滿分，喜歡旅行，喜歡出田野到處走跳，更熱愛那些有歷史和充滿故事的人、事、物。原以為自己會跟家人一樣擔任教職或公務員，卻是在遇見了人類學之後，開啟了我精彩的「跨界」人生。

現為社會工作者、哲學星期五
@台中志工、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

e-mail : yuchen750123@gmail.com

讀人類學幹什麼？

「讀人類學可以做什麼？」大概是我準備報考研究所到畢業後不斷提出的問題，也是一直自我尋求的答案（或許我的家人朋友也很想知道？）。人類學研究所畢業以後，我未能真正成為一位人類學家，或許是時機與工作機會的關係，我回到了社會工作的領域，任職於台灣某間頗具規模的社會福利機構。

然而，在注重實務經驗與專業技術的社會工作領域中，僅具社會工作與人類學基礎背景的我，似乎顯得非常的「不專業」。每當對自己有這樣的質疑出現時，就會想起某次研究所系所評鑑時，與擔任評鑑委員的謝繼昌老師會談時，他對我說的話：「讀人類學很好，人類學可以豐富你社會工作的視野」，當時不太懂這句話的意義，實際上也是在多年後才發覺正慢慢實踐中，不只努力的在工作中學習，累積經驗，也同樣關注於工作與生活中的各種面向，

學習讓視野更加寬廣，期待能豐富自己的工作與生活。

不只是一家咖啡店

台中市是我這幾年工作和生活的地區，空閒的時候走進社區的小咖啡店逛逛，會看到牆上盡是各式各樣的書籍，吧檯前則是陳列著健康無毒且友善環境的農產品，門裡門外進進出出，原來是 2F 空間有免費的講座活動，另外 3F 則是小型的團體瑜珈課程。眉頭一皺，發現看似普通的一家小咖啡店，其實並不「單純」。

回顧這二、三年間的台中，好像變得有些不太一樣—有大學教授關注舊城區的再生；有青年返鄉改造老屋，創造共同工作的空間；有咖啡店的老闆將社會議題融入設計，影響不少群眾投入社會運動；另外一位老闆將營業空間打造為微型社區學習的空間，提供教學支援給有需要家教或在家自學需求的社區內學生，並以辦理工作坊、讀書會等來提供成人學習的資源；還有有教育者關注人本教育和課綱修訂。

其他類似獨立書店、文化資產保存、教育及人權的團體與 NGO 陸續成立，在台中火車站，以及現已由台中市政府改名

為東協廣場的第一廣場附近，也有友善街友、移工的團體出現，這些人正在慢慢地改變台中這座城市，偶有機會認識這些有趣的人，了解在他們正在努力所做的事情，都會覺得既充實又有意義。而在工作之餘主要所參與的志工社團「哲學星期五@台中」也剛好在這樣的環境與背景中萌芽。

大家好，我是哲五志工

「大家好，我是俞辰，哲五志工」我常以這句話做為自我介紹的開頭。「哲學星期五@台中」是我行事曆上每週五晚上的固定行程，這是一個成立於 2014 年年初，每週討論不同主題的社會議題的地方，主題從台中在地到全球的各類公共議題都有，例如社區營造、環境保護、司法改革、文學、教育等等，就連談棒球運動也有公共性。

哲五的特色是不引經據典，並且以群眾為主體，因此到場的每個人都需要先做自我介紹，除了向別人介紹自己，也能藉此機會闡述自己對社會議題的看法。參與的對象有與爸爸媽媽一起來的學齡前的孩子，也有 50~60 歲左右與家人一起來的退休人士，因活動不限年齡、完全免費，也毋須事先報名，所以讓群眾很容易參與其中，有的是因對特定主題有興趣而前來



一場以「天真的人類學家」為主題的哲五，有所上老師、同學、學長姐、學弟妹及眷屬們的共同參與。

的朋友，也有因為學校老師、朋友介紹而到場的群眾，其中也不乏不限特定主題，每週固定到場一起思索討論各種公共議題的人。

哲五類似於社團組織，全是由各個不同地區的哲五志工團策劃及獨立運作。哲五@台中從成立至今，已辦理了近 200 場的活動，包括每週固定的「哲學星期五」及「哲學『非』星期五」，這些具有強大能量的志工約有核心成員 20 多位，多是由各個領域的上班族與少部分的 NGO 工作者組成。

而策劃的議題多是從自己熟悉、有興趣的主題開始，或從自己朋友中「下手」

(安排)，暨大人類所的老師和同學也曾被我「推坑」了好幾場：某次在同學的田野民族誌《戀金術：金門田野奇幻之旅》及《春辣椒的滋味：清境義民人群之認同內涵與變遷》出版後，我們以「天真的人類學家」為主題，與大家談人類學的研究與寫作；另一場是由段洪坤大哥遠從台南吉貝耍前來，由他介紹和討論平埔族群的文化語言復振與正名運動；另外還有邀請容邵武老師以法律人類學觀點來看台灣的死刑存廢議題，這場也請到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有非常精彩的對話。

印象中這幾場當晚都是爆滿的情況，且雖然只有安排幾位老師或同學主講，卻



「死刑存廢戰爭：另類思考的可能」則是由容邵武老師(左二)主講、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林欣怡執行長(右二)與談。

總是可以看到老師和好幾屆的人類所學姊與學弟妹到場支持、參與討論(還都是坐在第一排的搖滾區)，就好似同時也是人類所所學會一樣。

另外，由於哲五也是一個方便公民參與及群眾對話與討論的平台，總會有一些不同的團體或 NGO 組織來接洽合作。今年年初，剛好又參與了「好民文化行動」籌組協會，這是一個紮根於台中的公民團體，同時也是一項以文化、教育介入社會的市民倡議行動。

對我來說，「好民文化行動」可以說是哲五的行動版，如果說哲五提供一個公民對話、參與議題討論的空間，而好民就

是進一步從社區出發的文化行動，藉此提升公共事務的思辨與討論層次，另也會創造在街頭與群眾面對面的對話空間，讓大家能了解並進一步支持好民文化行動正在做的事情。

參與「哲五@台中」及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的這幾年，也在不斷的認識公共議題與新朋友的過程中，促進了自己參與社會行動及政治活動，例如：反核遊行、318 運動、不適任立委的罷免行動、冤獄聲援，以及在立委選舉其間以志工身分參與助選活動。回顧這些經驗看似不可思議，卻也是在一次次社會議題的認識與公民參與的過程，以及與所有為了改變社會而努

力的朋友們的一層層「關係」中累積而成。

一起來玩公民桌遊

除了關注社會議題及公民參與外，也因為這幾年社會參與的經驗，開始思考如何將日常生活了解到的社會議題，引導年輕一代的學生、青年，以及所有民眾思考及表達意見，於是嘗試以社會工作及教育工作者最常使用的工具—桌上遊戲做為媒介，將公民思辨機制與公民教育融入桌遊機制，進行設計開發，於是終於產出一套名為〈議想世界〉的桌上遊戲。

桌遊融入的社會議題與經濟、環保、人權，或是教育有關，例如：投票年齡下修至 18 歲、同性婚姻、公共住宅、興建核電廠、死刑議題...等，透過桌上遊戲，

除了了解與思考社會議題，釐清自我觀點，在遊戲的過程中，還能夠學習自我表達意見，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與關懷社會的態度，並可在過程中藉由不同活動教案的帶領，讓遊戲者有更深入的學習。透過推廣工作坊的辦理，現已成為許多學校教師、社工、團體領導者帶領，進行公民教育的媒材。

此計畫主要由家扶基金會支持提案，並由這幾年認識好夥伴「他群」有限公司及「阿普蛙」創意顧問有限公司做主要遊戲機制的設計，另外，美術設計則是透過夥伴介紹，是同樣是對桌遊有興趣，也同時在生活中積極關注參社會議題的朋友，整體來說是非常美好的一次合作經驗。

一個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生的告白

“Don't ask yourself what the world needs. Ask yourself what makes you come alive and then go do that. Because what the world needs is people who have come alive.”

— Howard Thurman

初秋，在構思這篇文章的期間到了龜山島，王崧興先生 1967 年出版的《龜山島——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是研究所時期影響我很深的一部民族誌研究，如今終於有機會

登島一窺龜山島上的神秘面紗，心情難掩興奮。過了幾天，我剛好又因公務行程至金門，眺望這無邊無際的海洋，趁著晚上到幾戶友人家吃飯、喝茶、聊天和休息，



同學們共同完成《戀金術：金門田野奇幻之旅》X《刪海經》的出版分享會

就是充滿著人情味的食物和非常有溫度的雙手和擁抱，心情彷彿又回到了那我在金門田野調查的日子。總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多元豐富的地方，常常一下子去到了海邊，一會兒又到了山上，看看美景、認識土地、交交新朋友。我說自己不是很專業的工作者，也沒什麼特殊專長，總是不斷的跨界，跨學科、跨領域，但就如非籍美國作家、牧師及公民運動領導者的 Howard Thurman 所說「世界需要的正是充滿生命力的人」，我也願意當視野廣闊，對世界充滿好奇和熱情，以及心胸寬闊的人，而人類學的基因正是如此特別！

人類學談文化和在地知識，在日常生活中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去了解 and 體會，注重人際網絡上的關係與交換行為，理解合作和衝突，我們既看個人也看群體；既是主觀也是客觀。或許人類學的種子早已在自己身體裡發芽，並且內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一旦愛上了就忘不了也丟不掉，即使不能當成人類學家，人類學也將會是我一輩子受用無盡的寶藏。這是一位人類所畢業生的告白，也是堅定以人類學在生活中實踐、與生命同行的愛與承諾。

所有神聖的都堅實於泥土裡

· 籃城手記

容邵武

埔里籃城正在發生好事情，人們如是說；而且很多好事情早就在發生，在人們知覺它們之前、在人們付予它們意義之前就持續發生。

創世神話總是這麼開始的：一群人因為追求好事或避免壞事而來到一個新地方，開始了一些新事情，建立了一些新制度，最關鍵的是建立了一些新儀式和新象徵，讓故事變得不只是故事。創世神話裡大部分沒有人類學家，但是依靠人類學家等等傳開出去。奇妙的是，埔里籃城的創世神話竟然有人類學家參與其中（模仿當代學術期刊最後必須要交代的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ported—我不是那個人類學家）。

埔里籃城的創世神話當然也有不同的版本。根據某個官方版本，籃城正在發生兩大好事情：連結埔里主流產業，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培力創發社群微型企業，建立大埔里幸福產業圈。目標是型塑埔里在地產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文化、振興邊緣社區產業與部落產業發展、協助社區特色旅遊品牌化。為什麼兩大好事情會變成「創世」神話呢？原來埔里籃城曾經出現了一些「壞事」：由於整體環境區域發展落差，位居山中的生活空間面臨社會貧

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資源不足，所以一直以來，老人關懷與社會福利是籃城社區主要發展重點。只是籃城一如其他農村，也普遍遭遇農地開發過度、適宜性產業發展定位與培植、環境髒亂與污染等議題。於是推動「社區經濟」、建立「社區自主生產系統」便成為重新活化、再「創」造社區新世紀進步價值的目標與方法。

上述「創世」神話不只有出現在籃城社區，更幾乎普遍見於台灣官方補助的社區營造行動說帖中，這裡也不是要做結構主義式的神話分析點出人類思維的普同性。不過，籃城社區倒是有個特別之處：「籃城公田」、「社區菜園」的啟動。透過「跟著在地人一起做」到共同協力經營公田的過程，「公田」、「社區菜園」肩負著期許，讓社區不只是被動接受輔導或補助，而是更為積極提升居民作為主體之能動性，進而開展對公共性議題的關注及思考。

那麼，人類學家參與了甚麼「創世」神話？自從 2014 年秋天開始，我和一群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學生進入到埔里籃城社區。在大方向上，我們計畫建造一個互助合作的機制，進而讓社區減少對政府計畫的依賴。我們由此發想，討論社區中有什麼是能夠被創造為公共財的可

能；此時，一個菜園出現在我們和社區居民的想像中。這塊原本私有的建地，在原主人的經濟需求以及社區鄰舍的愛心之下，被買下來。原本預計打造成老人活動中心，但評估後卻發現沒有迫切需求，遂轉而規劃為公園；漸漸大家也就鮮少使用，只剩下沒有園丁照看修剪的植物和充滿煙蒂和螞蟻的涼亭。雖然知道要把受到冷落的公園轉變為一個當中有社區居民參與、活動的地方，除了需要互相討論的方式之外，還需要更多實際的行動來彼此看見。

一個學期下來，讓我藉由其中一位同學的報告來描述其中的過程。隨著公園菜園開始耕種，學生每日排班去澆水除草。因為是種天然的，不能使用除草劑，所以需要花費更多的勞動力來投入除草，當我們在公園菜園裡默默除草的時候，常會有經過的社區居民跟我們搭話，或者跟我們建議說該怎麼做，有幾次很感動的是，社區居民看到我們在除草，就回去拿了工具要來和我們一起除草，雖然他並沒有參與在公園菜園其中，就只是看到我們再弄，就跟著一起來弄，有時我們上午除草，下午在去的時候又會發現某個區域的雜草已經除完了，只是我們不知道是誰做的，一個無時無刻都在微小改變的公園，透過

社區居民一點一滴的參與。到目前為止，公園菜園開始有穩定的提供地瓜葉、空心菜、蔥、辣椒、九層塔等葉菜，至少每個禮拜都可以有一次的採收，提供給社區廚房，對社區來說不無小補，而公園的轉變，其實是不斷在變化著，無論是草相的改變，居民使用方式的改變甚至是動物的進駐。變成菜園的公園裡，有黑冠麻鷺進來找蚯蚓吃，有八哥會在地上跳阿跳的，也有伯勞會在樹稍休息，甚至是最近，公園菜園其實提供了的去處，讓居民在籃城社區裡可以聽見蟬叫聲，而非冷冰冰的水泥叢林。

再來，自 2015 年起，我們藉由社區公田模式，與居民共同再製有機栽種的概念，進而將逐漸再現稻米田區與文化，透過無毒稻米的栽種，逐步扭轉埔里長期以慣行農業的栽種方式。從播種稻米開始，中間的照顧，最後的收割、包裝、販賣，都希望共同的勞作，一起分享。「公田」是「放伴」精神，也是讓「社區經濟」的想像更具體、更切實的操作。藉此，社區公田既形成學習教育的場域，同時也成為社區的收入來源。相較於傳統的合作社，或是農友共同組織的產銷班，公田、社區菜園著重在外來的參與者結合社區內的農友、長輩，交織成一幅行動圖譜。同時，

公田、社區菜園也承載了創造進步價值的使命：捨棄所謂的慣行農法，也就是在稻米、蔬菜的栽種過程不使用農藥和除草劑。這個新農法並不容易，不過友善生產卻是吸引年輕人投入務農的原因，即便沒有經驗。

如同創世神話總是從敘述危機開始，然後人們必須作些甚麼帶出轉折新局；籃城所面臨的農村人力老化、農地開發過度等危機，似乎也得由新局面的轉機予以接續。於是鼓舞農村青年返鄉逐夢，承續務農行業、耕耘家鄉田地便是台灣農業的新希望呀！社區居民用雙手、揮汗水，腳踏土地，再生農村。

我們是愛好泥土味的人們嗎？不盡然，我反而聽說台灣人極度崇尚水泥。在留學美國時，我曾聽過一個有著不同版本但情節相似的故事，敘述台灣移民搬到美國社區，買了有前院後院的大房子，沒多久就把充滿泥土的空間鋪滿水泥以增加居住面積。也許當代「腳踏土地，再生農村」的風潮，源於我們寄望泥土可以生產出許多許多，不只是可以真正食用的稻米、農作物等，還可以生產出其他可以「想」、可以傳遞出去的價值(Levi-Strauss 又上身了，good to eat, and good to think)。藉著生產稻米、農作物等具有形體真正能

賴以維生的價值，我們也在其中交換著其他無形的價值，最好是進步價值。相對於其他的進步價值難以掌握、傳遞，這些生長自泥土的價值更顯得真實而堅硬。

菜苗稻作成長過程中，受到土壤、陽光、水份影響，受到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影響，那麼企圖建構社區公共財的「社區公田與社區菜園」，則有更多變化因子參與其中；更何況稻田與菜園所根植的泥土從來不只是被期待長出健康友善的作物，稻田與菜園還常被隱喻為「平台」、「場域」，被期盼經由它們可以連接到其他的創新與實踐，比方說在地老化照顧的自主運作模式、可自給自足甚至走向資本主義的替代道路。另一方面，當「平台」、「場域」運作不順暢，各方意見相左沒有共識時，真實而能生產出作物的泥土又成為最後共同的指涉。例如，最早社區菜園的想法在於，將既有的社區公園改造成一個可以執行公共事務的地方，希望可以將居民納入這個新的單位，而不是只有我們，起初的概念包含了社區市集、社區展演空間等等的項目。我們嘗試過使用樸園農法的方式去規劃這些菜園，但居民似乎不太滿意，社區老人家種田、種菜種了一輩子，無法一下子接受這種新的種植方法。有居民說這是都市人的耕法，像他們耕作的那

些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是沒有辦法這麼做的，光是未來的除草，就是一個相當棘手的事。最後還是決定按照居民們的想法將菜園一股一股的種下去。

於是，菜園種種的爭執表面上似乎是關於土地、作物的知識與習慣，其實更多的是各人對於這真實而堅硬的泥土不同尺度與規模的想像。也許居民的想像在遠方，希望有效益與有效率把作物賣給遠方的人，從而將這樣的預設帶進這片泥土；而我(以及我們的團隊)則期待把這片泥土的豐富想像帶出給遠方的人，以證成耕耘籃城田地是台灣農業的新希望呀！我們或許以為自己是在真實而堅硬的泥土上，談論以及生活在，但這片泥土一開始就已經是各種符號穿插交織的一環。在場的地瓜葉、空心菜、蔥、辣椒、九層塔等葉菜，因為一些不在場的符號--例如「創世」神話中傳揚的建構主體能動性或社區自主生產系統等等--變成神聖的作物，這些作物把我和學生們辛勤耕作在空氣中揮汗的勞動，化作堅實的事物 (顛倒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雖然我們耕作的稻米與蔬菜真的很健康、好吃。

物的言說 ……

那個以前用來做大餅的爐具

蕭立妤



不務正業，喜歡拼圖、推理劇與漫畫，對外宣稱希望成為獨立策展人，骨子裏卻藏著偵探魂。從三類自然組、藝術史、博物館學、人類學，到走進社區裡頭，覺得過去的每一刻都形塑著現在的自己。對於各種未知領域充滿好奇，認為所有的相遇都是必然。

秉持著自身對於博物館的熱愛，正在嘗試各種推廣「博物館生活化運動」的可能。



重見天日的鐵製爐具

鐵捲門伴隨著隆隆聲倏地被拉起，昏暗的夜色中，牆面及門片在路燈的照映下投影出疏落的樹影。光線照進門內的範圍淺，兩名男丁率先爬上地上所疊放的幾層木棧架，打開手電筒開始「翻山越嶺」。被撥開的雜物在微光中揚起塵粒，盤旋一陣又落下歸於平靜，人們揮揮空氣繼續往前行進，終於在倉庫中央找到略微傾斜且已經鏽成紅棕色的鐵製爐盤及爐架，並且合力將其從雜物堆中搬出。

這是我與它的第一次相遇。



做大餅的分工與分食

來到桃米的這段期間，經常聽聞在此地長期致力於社區營造及相關研究的前輩們提及桃米早期有個「做大餅」的傳統。他們總是興高采烈地描述著當時鄰里家戶一起出來幫忙揉麵糰、生爐火、煎大餅的熱鬧情景，卻也語帶惋惜地說著這樣的活動已經好幾年沒有舉辦了。

「桃米做大餅」據傳是在九二一地震後第三年，重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由居民自主以此主題做為號召發起的中秋節聯歡活動。由於效果不錯，往後數年還陸續舉辦幾次，大夥兒甚至有意將其發展為桃米村共同且例行性的年度節慶儀式。

災難過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村庄裡的大小事務，總有許多熱心的居民提供各種想法與協力各項活動。迢迢重建之路中，大家對於災難當下的記憶仍然相當鮮明，在無法預測下一次的災難何時會到來的情況下，鄰里間相互照應的關係網絡在人們面對著「有家歸不得」的現實難題中得到強化。「有難同當，有福也要同享」，居民們共同分工合作做出的大餅，透過

分食的過程，模塑出大家對於「社區共同體」利益共享的期許。

「我們都有去幫忙阿，那時候辦得很熱鬧，很多人去參加...現在要辦比較困難...主要也得有人肯出來號召。」村裡的阿霞（化名）姐對於桃米做大餅的活動仍記憶猶新，卻感嘆著由於舉辦活動過程難免考驗著人際關係的磨合，以往的老幹部現在也不見得願意再出來帶頭，社區內部的氛圍已經難再回到當時。

阿公阿嬤的共聚共餐

每個月會有幾天，是村庄內一些阿公阿嬤們共同聚會並且煮食分享的日子。這樣的習慣據說源於早期在農會的鼓勵下，由時任小組長的阿倫（化名）阿公擔任發起人，號召居住在桃米的老人家於每個月的 5 號到在地信仰中心的福同宮「作伙呷飯」（一起吃飯）。據阿倫阿公所述，當時的共餐活動並沒有政府機關提供相關補助，他會動用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四處張羅經費，但除了固定聚餐以外，他還盡可能地每年帶著大家至少出遊參訪一趟。

早期農村社會的物資並不十分充裕，通常得在婚喪喜慶或廟事祭儀等「大日子」裡，主人家才有機會動員左鄰右舍協力殺豬宰雞，「辦桌」豐盛佳餚招待前來的賓客飽餐一頓。在這樣的日子裡，能夠將「桌」「辦」好，是彰顯主人家社會地位及聲望的關鍵，不僅體現出主人家平時與鄰里互動關係良好，也能藉桌席間的聯誼促進主客間的情感交流。

對照於桃米長輩們共餐活動的舉辦——邀請大家共同在特定日子裡到特定地點一起分工、煮食、吃飯——這種模式的建立，對於阿倫阿公來說，不只是在自身職務上應盡的責任，也是他長期參與福同宮的廟務工作，對於廟裡大型活動中搭棚辦桌的經驗有所了解，也認為廟宇的組織網絡能在共餐活動中著力，讓活動得以圓滿「辦成」的契機。這也是為什麼當有人提到此事時，他總掩不住得意神情地說：「當時農會找了好幾個點，只有咱挑米坑仔有辦起來！」阿公阿嬤們每月的共餐模式，大抵從此時奠定基礎。

在與阿嬤們一同張羅材料及煮食中的閒談中，我得知現今桃米老人會

的共餐活動並非完全延續自從前長輩們在廟宇內的聚會模式，而是在現任會長的阿淳（化名）阿公及幹部們的帶領下，作為一經政府立案登記為合法的民間團體，另外與社區其他單位合作，並結合私人募款及政府相關計畫經費，舉辦諸如共餐及出遊等各項活動的社團組織。

與以往廟宇長輩共餐活動不同的是，老人會共餐的時間定於每個月的 6 號及 16 號，地點則選在桃米里的集會所，成員組成除了桃米的阿公阿嬤之外，亦逐步開放給居住於其他社區的阿公阿嬤申請加入。「我也是在桃米出生的，只是後來嫁到外面，那時候在廟裡的（共餐）活動就說我不能參加」阿卉（化名）阿嬤邊揮舞著手裡的鍋鏟，語氣有些激動地說。

現任老人會幹部的阿常（化名）叔認為，只要老人家們願意到桃米來一起活動，縱使本身不是桃米人也無妨，「讓老人家多交朋友也是好事情啊！」當我向其詢問現今老人會與以往廟宇共餐成員的組成方式似乎不太一樣時，阿叔想了想，笑笑地這樣回答。



因地制宜的分工煮食

約莫在去年的三、四月份左右，我開始「亂入」阿公阿嬤們的共餐活動。阿公阿嬤們一早抵達里集會所後，有些人忙著將瓦斯桶、快速爐從裡頭搬至戶外，沿著右側身心障礙坡道中段高起約莫一階的水泥空地邊緣擺放；有些人則開始忙著切菜、炒麵、煮湯…。我的手腳不像阿公阿嬤們俐落，只得跟在旁邊找找有沒有什麼幫得上忙的機會：還沒洗、切的菜，詢問其後續用途及烹調方式後，先請旁邊的阿嬤示範教學，再詢問能否讓我嘗試看看；備料完成後，繞回擔任總舖師的阿嬤身旁，裡外跑找鍋具、鍋鏟、鹽、糖、醬油等隨時遞上，或與其他阿嬤輪著將盛裝過材料的鍋碗瓢盆洗淨，放在旁邊備用著；最後就等料理完成後，協助端盤上桌。

由於是在戶外煮食，如同外燴辦餐時所圈出臨時性的烹調區域，過程

難免受到周邊環境狀況所影響。除了偶有灰塵、小飛蟲的「加料」外，在未有遮蔽物的情況下，一旦遇雨，所有鍋具就得先倒置遮蓋，並將備料往屋內遷，等待雨勢間歇的空檔，分成幾次抓緊時間料理。由屋內接出管線沿牆邊裝設的水龍頭，位於放置瓦斯桶及快速爐的煮食區左側，作為烹調及清洗材料及用具的洗滌區；右側緩緩而下的水泥坡道與屋內一、兩張併起的長條桌，則是放置菜刀、砧板，由幾位阿嬤或與阿嬤一同前來的外籍看護一起處理多種材料的備料區。

與阿嬤們共作的幾次經驗，慢慢感受到某些環節的不便之處。例如：洗滌區緊鄰於烹調中的快速爐旁，不僅清洗時必須小心繞過鍋具避免燙傷，由水龍頭直接流洩到地面的汗水，也常浸濕阿嬤們的褲管鞋襪，或噴進剛煮好的菜餚中；在爐旁烹煮的總舖師阿嬤因爐身高度受限而必須一



直彎著腰料理不說，於另一側備料區的阿嬤們，甚至得經常蹲在水泥階邊進行材料處理作業。

而因鍋具及餐具的不足，備料的盛放有時還得出動鍋蓋，或待其中一樣下鍋後再迅速處理下一樣。當時我在桌面上最常看到的菜色，就是一大鼎的炒麵搭配一鍋熱湯，偶爾再配上一盤阿嬤們自製的醬筍。「因為也只有兩個大鍋子...之前有煮過粥但有人說他不喜歡吃粥，後來乾脆都用炒麵比較方便啦！」阿卉阿嬤邊把切好的黃色油麵條一塊塊下鍋，連同配料賣力翻炒，邊喃喃抱怨著。

經過幾次參與，漸漸會發現協助煮食任務的阿嬤大抵是同樣幾位，有些人是受到會長請託；有些人則是主

動前來幫忙。而其他阿公阿嬤們則會在等待的過程中唱歌、跳舞、聊天...或是配合埔榮或埔基的醫護人員進行基礎健檢及衛教活動。

由於共餐活動時間訂於上午的 9 點至 12 點，數十人份食材的煮食任務通常要在兩個小時內完成，並預留一個小時的用餐時間。協助這項任務的阿嬤們會依食材烹煮的先後順序分工處理。例如：在僅有一口快速爐的情況下，熬湯所需的時間較久須先進行，此時開始備炒麵所需的材料，待湯「滾」好後再換鼎開始炒料，最後再放入麵體拌炒。環境、工具等因素不僅影響了阿嬤們的分工作業模式，也產生一套因應共餐活動特性而出現具規律性的烹調流程。

「咱需要一個灶腳」

去年的 12 月 16 日下午，桃米里集會所內正在舉行「文化部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的公民提案大會。這項計畫有個很有意思的操作，是在「如何讓更多人參與其中？」的課題下，構思一套符合社區運作特性的參與模式，希望



讓民眾跳脫以往僅能由社區組織的少數人向政府機關提案的思維，建構每個人自身作為公民主體都應有參與提案及表決，以決定預算如何分配的權利及責任的想像。

在此之前，社區內部組織的平台會議中，便已形成配合老人會共餐活動時間，避免讓阿公阿嬤們往返奔波，卻又不會讓幾位長輩在活動當下因處於煮食的工作狀態而放棄參與表達意見機會的共識，所以選擇在當天活動結束後邀請阿公阿嬤們盡量留下，再運用午後時段召集大家一同參與。

公民提案分為幾個組別進行，我擔任其中一組的主持人，組內成員涵

括幾位阿嬤與一些社區幹部、業者等。我試著從他們對於自家週圍環境的認識、活動路線，及對個人特質的觀察與認識去開展話題，當談到阿公阿嬤們參加的共餐活動時，有位阿嬤小小聲地說：「咱需要一個灶腳（廚房）」她靦腆笑著，其他阿嬤也紛紛附和，並開始勾勒她們所想像的灶腳——不見得要很專業或功能健全，但起碼是個能夠遮風避雨的固定區域——她們一邊說，一邊舉起手來比畫著。

在總主持人的引導下，「老人廚房」的提案後來與另一組同樣提及長輩共餐的「芳鄰菜圃」構想合併，成為桃米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的七項候選方案之一。



煮食工具使用的變革

在我參與長輩共餐活動的煮食任務期間，總共發生了四項主要的工具（設備）變革。第一項是水槽的裝設；第二項是做大餅爐具的再利用；第三項是電鍋的使用及餐盤、不鏽鋼餐具的使用；第四項則是「桃米ㄟ灶腳」的打造。

水槽的裝設起因於前述牆邊洗滌區水龍頭的汙水排放問題，原來阿嬤們只是相互提醒開水龍頭時，身體要距離遠一點，或是水流下時盡量側身閃躲地面上的淹水，但習慣穿著布製

平底鞋的阿嬤們，鞋底鞋面還是難免受到四濺的水花波及，我的鞋子也經常遭殃。有次在洗滌途中，阿淳阿公剛好經過，阿嬤們將其拉了過來，指著牆角說應該還是要有個水槽比較方便。阿公看了看，說他再想想辦法，爾後幾天，牆邊就出現了一座貼著白色磁磚的水槽，後來共餐活動的洗滌區及部分備料區，也就順理成章地轉移到該處。

做大餅爐具的再利用，與桃米推動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有著密切關

係。在社區的會議中，幾位社區老幹部回憶著早些年桃米做大餅活動時的榮景，希望正在桃米進行的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能夠再度召喚出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有人便提議應該將爐具找出來，於提案表決大會上再現做大餅活動，當晚一行人便於會議結束後，浩浩蕩蕩地到倉庫去勘查爐具狀態，並且分批將爐具的爐盤及爐架搬至集會所旁的白色水槽前放置。

提案表決大會當天為了節省時間，我們使用包裹上一層錫箔紙的爐盤，在快速爐上烘烤大餅，與前來投票的居民一同分享。活動過後，爐盤被扛至集會所內放置，但爐架則因過於沉重仍被放置於原處，這也是在後來的共餐活動中，其被納入煮食場域的設備工具之中，做為新的「備料區」

使用的契機。

經過提案表決，「老人廚房與社區菜園的故事對話」一案以最高票數通過，並於半年之內歷經幾種方案的溝通討論，在有限的經費與時間之內，不僅添置了電鍋及餐盤，烹調菜色的內容也開始變得多樣化，桌面上開始出現可以配飯的滷肉、菜舖蛋、青菜等，而在最終定案—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所捐贈一座木造關東煮攤，於集會所前福同橋下改裝而成的「桃米ㄟ灶腳」在今年 6 月份落成啟用，並由阿常叔找人將其調整至更為適當的位置後，也一併將爐架、水槽搬運至橋下放置，並用三角錐圈圍出一個新的煮食場域。這些工具(設備)的使用，除了打造出新的煮食環境，也連帶改變了長輩們過去以「炒麵」與「熱湯」

作為主食的共餐習慣，甚至在維持原來以快速爐烹調大份量食材的同時，也能使用「桃米ㄟ灶腳」作為烹煮其他「加菜」的場所，而使煮食過程偶有「二廚」角色的加入。



那個以前用來做大餅的爐具



那個以前用來做大餅的爐具，承載了早期桃米居民分工合作參與社區事務的記憶。多年後的社區活動中，它再度被想起、被期待著能夠重新召喚出大家的熱情，但歲月已在其身上刻畫下鏽蝕的痕跡。

從被倉庫搬出之際，爐盤被分離開來用作活動中的鍋具，爐架則矗立於集會所旁的空地上，其外貌仍分秒改變著——在充滿水氣的環境中青苔爬上了它的鏽痕，爐架底部的庇蔭之下也開始出現些許綠意。但在此同時，它被賦予了新的「承載」功能，阿嬤

們圍在它的身邊一面挑菜、一面談天，於是它的生命史又再被多寫了幾筆。

但看著它因著水氣浸襲而越來越明顯的鏽斑，以及已然稍稍傾斜搖晃的支架，我想著為其上個防鏽漆有沒有可能稍稍延緩其傾頹的態勢，卻也在詢問過幾位居民的意見後，得到「上漆後可能就無法再加熱使用」的答覆。對我來說，這個答案很有意思，體現出這項物件作為爐架本身的烹煮功能仍被重視，但「誰來使用？」、「何時使用？」卻也沒有人能說出個準。

在此之後，我猶豫了幾個月，反覆思考究竟應該讓其保有原貌，但是日漸鏽毀；或是嘗試加固作業，但或許會因而降低其原功能被重新操作的可能性。這樣的掙扎帶著我回到大學時學習文物修復理論時「修舊如舊」、「修舊如新」的抉擇難題——重點是在還原物件的舊貌；抑或將行動本身視為物件歷史的一部分，而不避諱留下痕跡。



以物件為主體保有其舊貌及功能，或許是我在大學時期會嘗試追求的目標；但在接觸人類學之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很難忽略人們作為主體與物件產生的互動關係，以及使其價值得以反覆被疊加與創造的過程。

我終究還是作出了選擇。在得到阿常叔的同意後，我與幾位經濟系的學生約定了一個週末，一起參與老人會的共餐活動，跟著阿嬤們在新的煮食場域中烹煮食物，並在聽過社區的導覽簡介後，著手進行爐具的除鏽及爐架彩繪工程。

學生根據自身對於桃米的印象，

除鏽後在爐架的四個面上，分別彩繪了桃米生態旅遊中常見的四大物種——青蛙、蜻蜓、蝴蝶、螢火蟲。但我們也保留了爐架內側，僅作除鏽而未上漆及彩繪，想著如此可能還能稍稍保留一些加熱使用的空間，或是做為「新」、「舊」之間對照的可能。

那個以前用來做大餅的爐具，應該還有許多的故事能夠被創造——我這樣期盼著。

踏進人與文化交錯的網絡：

社會工作的人類學嘗試

張智凱·凱兒凱兒

(左下黑衣男)



深信薑母鴨去傷解鬱之功效

去的是心傷

解的是憂鬱

薑母鴨+人類所同窗=Peace

那是一個炎熱又潮濕的下午，暑氣穿透水泥地面，直逼腦門。在一間 50 年歷史的矮小平房裡，一個 30 來歲的平地人小伙子跟一位年近 70 的賽德克婦女面對面坐著。兩人眉心緊鎖，嘴唇緊閉，試圖從當前的迷宮困局轉出活路。

這是我正式進入社會工作領域以來首次扮演「管理者」角色的情境速寫，你可以感覺到令人窒息的緊繃氣氛。就讓我切下這時間片段，作為牛肉乾真空包裝袋上的缺角，說明我嘗試建構人類學風格社會工作模式的過程。

我是誰？她是誰？我們做些什麼事？

我是張智凱，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任職於南投埔里愚人之友慈善事業基金會，「長照家庭託顧」¹業務主責社

¹長照家庭托顧。類似保母的長輩照顧方式，家庭托顧員將長輩接到自己家中照顧，具有濃厚的在地色彩。

工。她是陳福枝，南豐家庭托顧站（後簡稱南豐家托）負責人，第一線工作者。我身處第二線，負責核銷作業、個案紀錄、經費申請、縣府公文往來等行政業務，福枝身處第一線，負責營運南豐家托，提供部落長輩妥善的站顧服務。

依照行政架構，我的身份是「督導」，須發揮「督促」與「指導」的功能，簡單來說，就是確保所有事情都在合乎政府規定前提下運行無礙的直屬長官角色。福枝姐是家托站營運者，需要在我的督導下營運南豐家托。

在那一個炎熱又潮濕的下午，我第一次獨自到訪南豐，當時有 3 位長輩坐在椅子上向我點頭致意。福枝姐介紹道：「這位是我們的督導，是老闆。」。短時間之內，長輩的表情出現三次轉變，從疑惑、理解、到客氣但保持距離的點頭招呼。這就是我與福枝姐以及南豐家托的關係起始，不怎麼人類學，不是嗎？

展開觀察

很快地，我意識到既有管理系統與自己「督導」的身份所帶來的限制。

首先，我檢視當前的「督導」系統，描繪出此系統的基本樣貌。如果將整個家托運作系統類比為拼圖，那麼社工員就是實際拿起一片片拼圖的人，而家托員就是拼圖。當拼圖的形狀完全契合拼圖者所需，則一切正常，沒有問題，皆大歡喜。然而一旦拼圖的形狀與拼圖者所需不符，拼圖面對「不符期待」處境時，為了維持系統運作順暢，拼圖通常會開啟自我保護機制，「暫時」改變形狀，以符合拼圖者之期待。

於是我披上色彩斑斕的人類學披風。I see, I feel, I involved, and I read.

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發現每個人都渴望在工作過程中證明自己，追尋自己認同的價值。我嘗試調整既有的「督導」系統，將我的身份從「督導者」轉化為「育苗者」。

從「拼圖者」到「育苗者」

這一切都來自於一通僅 15 分鐘的關心電話。我與福枝姐達成協議，合辦「南豐家托部落巡禮大合照」活動（後簡稱合照活動），為南豐家托長輩留下美好的影像回憶。我走進家托，踏入部落，實際投入家托站的運作系統，我發現自己在家托站被看待的方式開始產生變化。此前，我



南豐家托於部落長老教會前合影



合照活動結束後，長輩興起起舞



福枝姐（著黑衣者）與長輩共舞

的身份像是一個定時查訪的「長官」，來到家托站的目的是「檢查」。對長輩而言，我就是一個「走走看看隨即離開」的長官而已，船過水無痕。但透過這次的活動，我在家托站獲得一個自己的位置、一個稱號，並發揮特定功能，一個活生生存在於福枝姐與個案生活系統中的「人」而非職位。從那之後，家托站長輩們開始以「La' qai」²稱呼我。

合照活動使我與福枝姐的合作關係進入另一種層次。開始具體了解並認識福枝姐與每一位長輩的背景故事，開始知道這些人的生命脈絡與價值觀，並藉此理解原先彼此溝通時難以相互理解的節點。

逐漸的，我開始能真真正正看見每一片拼圖的真正模樣。原來每一片拼圖都各自是一樣不斷生長代謝且具有生命脈動的植苗，都有各自所需的養分以及最需要的濕度溫度要求。他們都有自己想要堅持的價值，也有自己需要被滿足的需求。

²賽德克語，即「孩子」

作為長照家托業務督導，我明白自己的身份不會是那一個在辦公桌前坐等消息回報並且做出指令的拼圖者。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在設法熟習每一株植苗的基本需求，了解其土壤狀態，先讓植苗茂盛生長，再來拿起設計圖與刀剪，讓整個苗圃呈現符合架構的旺盛樣貌。



南豐家托家庭彌撒

持續行動帶來契機萌生

合照活動像是一把利刃，讓我順著南豐家托站的紋理持續深入觀察整個家托的運作系統，並以滾雪球的態勢逐漸帶來一些連鎖效應。活動結束後，我籌劃了「照片頒贈典禮」，邀請與南豐家托友好的家屬與社區人士一同分享喜悅。也因為籌備期間多次溝通討論，雙方「平等合作」的互動模式得以持續強化。



福枝姐七十大壽宴
(由左至右依序為筆者、福枝姐、福枝姐長女)

我與福枝姐彼此間的默契與信任感持續累積，在其他生活與工作的面向也因此萌發出更多接觸契機。例如在後續「照片頒贈典禮」籌劃過程中，我受邀參與福枝姐的 70 大壽宴會，在宴會中與福枝姐重要的支持群體「賽德克活力舞團」同桌共享歡樂。此外，也因為我們之間的信任感持續累積，因而被邀請參與南豐家托

的「家庭彌撒」活動。在那個肅穆的夜晚，我跳脫既定的工作架構視角，看見福枝姐作為天主教徒的信仰姿態，同時觀察福枝姐如何透過自身人際網絡，將資源帶入南豐家托的實際運作過程。



照片頒贈典禮後合影

照片頒贈典禮如期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進行，與福枝姐感情深厚的舞團團長、團員，以及議員夫人，皆以南豐家托志工身份出席。此外，先前在南豐家托持續進行的人類學觀點圖文紀錄也產生連結作用，因此邀請到「眉有那麼老」、「眉溪報導」³、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等朋友共同參與典禮。



照片頒贈典禮

這是一場簡單溫馨的照片頒贈活動，然而後續的連結效應卻使人對南豐家托的未來充滿期待。舞團與議員夫人持續關注並支持南豐家托運作，「眉溪報導」此前也報導福枝姐與南豐家托的運作故事，「眉有這麼老」團隊並邀請南豐家托參與更大規模的部落長輩團體活動，吳明賢董事長導入地檢署勞動服務資源。活動結束以後的這一餐飯，溫馨卻不簡單。

³眉溪報導。暨大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與眉溪部落合作辦理之在地報。請見：<http://kntongan.blogspot.tw/>

活動/工作項目	9月中	9月底	10月中	10月底	11月初
合照活動					
紀錄與書寫					
南豐家托家庭彌撒					
福枝姐 70 大壽					
照片贈與活動籌備執行					
活動後續資源連結					
色塊意涵說明					
		智凱與福枝姐共同工作			
		福枝姐自主工作			
		工作以外，智凱參與福枝姐的生活			
		智凱主導工作			

南豐家托 105 年 9-11 月活動/工作項目示意圖

南豐家托的人類學觀察

一位長輩神秘地看著我，一邊指著福枝姐向我說道：「她是我們的媽媽餒！」，我歪了歪頭表示不解，家托站長輩的年紀或與福枝姐相近，或比福枝姐年長，怎麼也想不透她這句話的實際意思。看著我苦惱的表情，這位溫和可愛的長輩這才心滿意足地表示：「因為她都會煮飯給我們吃啊。媽媽才會煮飯給孩子吃，我們每天吃她煮的飯，所以她是媽媽啊！」。

這段看來看似單純聊天談笑的話語，恰好完美烘托了南豐家托濃厚的「家庭」性格。就字面上看來，家庭托顧服務的「家庭」所指的是服務場域，提供服務的「場

所」。然而家庭托顧的「家庭」二字其實另有不同意涵。

我們可以在南豐家托看見家庭成員概念被延伸使用的情形。福枝姐與接受服務的長輩們彼此間並非直系血親，但你仍能聽到媽媽、大哥、大姐、妹妹、孩子等稱謂，在南豐家托的人際系統中，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專屬的兄弟姊妹排行位置。當我被長輩賦予「La' qai」這個稱謂時，即代表自己被納入這套認同的系統。

不僅如此，我們也可以看見多種層次人際網絡相互交織與交換的情形。以福枝姐為例，作為一個家托站的營運者，福枝

姐運用既有人際網絡系統，將資源引入南豐家托，如前述之舞團、議員夫人、天主教會等。然而，這樣的資源流動現象並非純粹的利益交換，而點綴了更多如「自我實踐」、「一起關心部落老人」、「一起做好事情」的這樣理想性色彩。

福枝姐就像南豐家托這棵大樹的根脈。根脈與土壤、蚯蚓、小蟲與各種微生物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同時獲取養分，供給家托之樹所需。大樹的存在為週邊生物提供棲息庇蔭的機會，也自成一片風景。一天下午，我貪戀樹蔭，仰頭享受南風吹拂，說出自己看見的故事。

穿透鏡頭的心與眼：

觀景窗下的幸福時光

劉家銘



音樂及影像愛好者。因緣際會遇見人類學，開啟不同的視野與人生，真的走進田裡做田野，踏上奇妙的教學生涯，種下音樂與影像的希望種子，在人類學的沃土裡萌芽。

回想起自己的學習歷程，做了很多改變，很多決定，也有很多曲折。近來看到網路上李宗盛 2016 年最新短片《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¹，突然很有感觸，對於人生、人類學與攝影，卻是相通的歷程。

時光倒流 2005 那年，一位原本喜歡生物，想要念生物科技相關科系的小高中生，因化學老師的一句話：「念化學系出路比較廣，也比較好找工作；化學可以跳生科，但是生科不見得能跳化學，出路也比較侷限。」改變心意，成為化學系下的一份子。這種感覺說不上是喜歡，只能說是不討厭，看著某些同學瘋狂的在宿舍磨製火藥並親手製作火箭，相較之下，我除了瞎起鬨，看著他完成誇張創舉，根本不可能有著和那位同學一樣的熱情。大學的日子，就在書本裡天花亂墜的算式與化學式中，尋找安然度過的航線(60分)；在實

¹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數》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9HBJXsdeQ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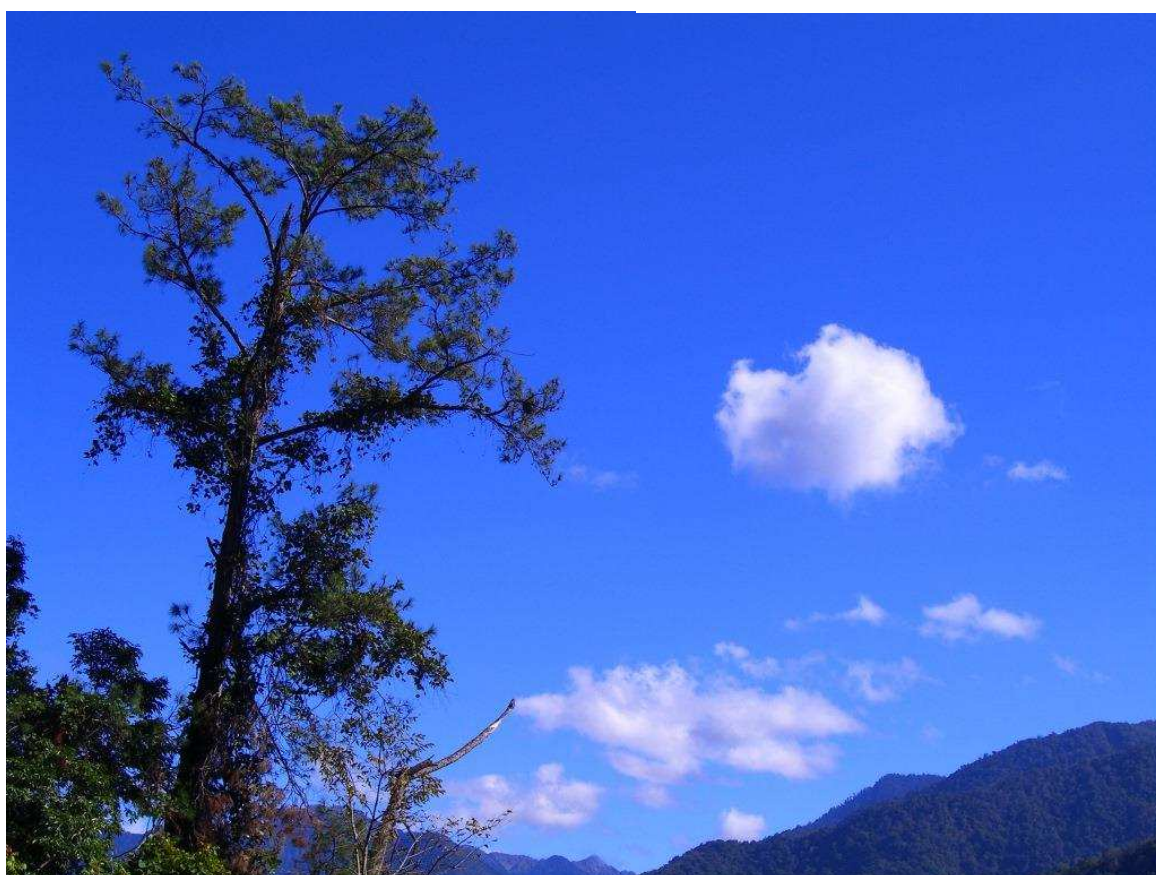
驗室裡絢麗迷茫的化學藥劑中，避免觸發一飛衝天的機關(曾經看過實驗室爆炸)；頂多在烈日下揮灑青春的汗水，只為了追著一顆球披星戴月(從早到晚的練球時光)。就在大學生涯即將邁入尾聲的同時，被這看似規律卻混亂的生活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只是想完成我小小的夢想

(Just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從高中開始，常在網路上瀏覽那些拍得很漂亮的照片，提供給網友們作為電腦

螢幕桌布使用，從那時起，心中許一個小小的願望：「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拍給自己一張桌布。」於是，開啟了我學習攝影的過程。對相機沒有概念，也沒做太多功課，只想要一台可以拍攝的器材，看著所剩無幾的壓歲錢，憑直覺買了一台 Casio 數位相機，參加學校攝影社，對影像的基本概念也從光圈快門構圖延伸到不同題材的拍攝，起初漫無目的亂拍，到慢慢理解攝影概念，直到某一天，一個秋高氣爽，風和日麗的下午，從霧社前往清境農場的路上，我看見了一個難以忘懷的景象，並且按下了快門。



第一張滿意的桌面照片



陸續拍出滿意的桌面照片

隨著時間積累，自己喜歡的桌面照片也越來越多，但漸漸發現一件事情：我的影像裡大多沒有「人」的元素。長期關在實驗室的日子，竟然也封閉了我與人接觸的可能。有一次騎車在魚池鄉東光村拍照閒晃，撞見蝴蝶在乾枯的河道上聚集，心想為何蝴蝶會出現在沒有水的地方？問了一位剛好路過的在地人，他說：「這條是地下河，水都在地底下流動，到橋那邊就會流出來了。」沒想到一次詢問在地人的過程，除了增添自己獨自在野外拍照的樂趣，理解當地的地理環境，也埋下日後學習人類學的種子。

因「原」·「暨」會

一個偶然之中，聽到「人類學」這三個字，飛進我的腦袋並產生好奇與疑惑？

接著找尋一些關於人類學的學科背景，正巧當時邱韻芳老師開了一門文化人類學的通識課程，毫不猶豫的選修。後來順利考上人類所，並且成為邱老師的學徒。除了修課的關係，還有邱老師領軍的原青社開始在校園間活絡起來，讓我們更認識這群可愛的原住民弟弟妹妹們。2013年原青社年度重大盛會「原民周」找我拍攝宣傳海報照片，當年剛好是原民周舉辦第五



每次一定要的手牽手



一群仰望大山的原住民(想家的概念)



五年暨宣傳海報



這才是他們本來的樣貌

年，便以排灣族的五年祭作為主題。說真的，當時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和社長簡單溝通後，主要有幾個畫面。

拍攝的過程其實我很緊張，慢慢受到他們活潑的氣氛感染，也隨著他們打鬧的節奏，拍出一系列與自己以往不同照片。尤其到後面拍攝個人照的時候，每個人展現出身為自己，身為原住民的那種自信，那種美很難形容，也沒有刻意作任何安排，讓他們自由地揮灑，回想起當時，我只是緊跟著他們的情緒和現場氛圍流動，捕捉他們最有自信的那一刻。

還記得原民周晚會結束之後，邱老師邀請我們分享每個人的感想。我當時是這麼說的：

雖然是原青社請我來協助拍攝宣傳海報，可是我看見的，是他們每個人所展現出的那種生命力感動了我，才會有這一系列這麼棒的照片，這對我有很不一樣的啟發，開啟了很多新的面向，真的要好好謝謝你們，能夠讓我參與這樣的過程。



原民周五年暨個人照，也作為 FB 活動倒數宣傳海報

我也挑了一張宣傳照片參加學校「暨大無限好」的攝影比賽，有感而發寫了些關於我遇見他們這群可愛的原住民弟弟妹妹們，以及學習人類學的心路歷程，作為投稿的說明。



參加「暨大無限好」攝影比賽投稿照片

主題：跨越

美麗的山城，坐落在台灣的地理中心，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鄰近仁愛鄉、信義鄉、魚池鄉、國姓鄉，居住著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邵族、平埔族等原住民族群與客家人。大學時期原本就讀理工科系的我，藉由攝影，因緣際會認識了人類學，也進一步認識不同於我們漢人的多元族群與文化。

人類學源自探索他者，透過參與觀察接觸異文化，由經驗對方的生活世界而更加洞識自己的。探索、接觸或經驗，這些都需要「進入」，而「進入」就是一種跨界思考的能力，跨越了自我對於世界的認識與價值觀。人類學家依憑此共識談文化尊重與價值相對、談人類心靈的普同處、文化的多樣性與獨特性。人類學，既是人文學也是社會科學，談主觀也談客觀，談社會的全貌更談跨界思考，不再只是刻板印象中，考古發掘史前的人類行為與生活。

從都市橫跨到鄉下，再從鄉下跨越到部落，人與人的接觸便是最美麗的風景。在暨大的日子裡，因為原民中心與原民周活動，讓我們更容易接觸不同的族群文化，並藉由接觸理解多元文化的同時，反思自身的文化脈絡，更讓自己學會尊重他者的文化，用不同的觀點看待這個世界。

照片中，原住民同學們穿著族服橫跨都市現代化的馬路。族服代表著對於文化的認同，時代的變遷讓他們學會跨越馬路，走向現代化社會快速的步伐，但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誰，也沒有忘記他們可以在部落山林間來去自如；如同自己從理工

科系跨越到人文學院一般，不但沒有忘記自己原本學習的領域，更因為人類學，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和不同族群文化的價值觀。

這些思考，觀點是我進入研究所後非常重要的收穫，影響了我按下快門瞬間的想法。讓影像不只是紀錄，也讓我更深入的理解事情的脈絡，透過鏡頭表達出來。

連結與自我的心與眼

從人類所畢業、當兵退伍之後，決定在埔里開設以影像與音樂為主的個人工作室。影像的工作上也開始接觸婚禮紀錄。紀錄對於人類學或影像愛好者來說，絕對不陌生；儀式更是人類學的拿手絕活，從進入儀式前的情形，到中介迷離的狀態，通過儀式後呈現嶄新的自己。然而，婚禮紀錄真的只有這樣嗎？

沒有結過婚的我，開始認識台灣人婚禮習俗與流程：漢人的習俗基本結構不外乎新娘奉茶(大多是訂婚才有，結婚偶爾也會有)、跪別父母、丟扇子、潑水、到男方家過火爐踩瓦片、進洞房掀頭紗吃湯圓、拜男方祖先，前往宴客場地新人西式進場、舉杯敬酒鞠躬感謝、二次進場發小禮物、伴郎伴娘抽捧花或花椰菜、逐桌敬酒、送客答謝；原住民或教會婚禮大多在

教堂舉行結婚禮拜，婚宴的部分流程雷同，端看新人喜歡熱鬧或是平靜的場合，決定婚禮表演活動的多寡。原住民婚禮通常比較熱鬧，賓客甚至跟著台上的表演者一起載歌載舞。

有意思的是，每次結婚儀式總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新娘在閨房裡踢水盆；女方家沒有潑水送女兒；女方在婚宴送客後才向男方長輩親戚奉茶；甚至遇過新郎在婚禮前一周茹素(又不是建醮大拜拜)等等。結婚儀式因每個家庭認知、價值觀念，或是老一輩所認為的傳統，多少有些不同，這也是婚禮最難掌握的部份。剛開始不太熟悉流程或是這些儀式的些微變化，我會問新人在婚禮流程中有沒有特別需要注意，或是特別重要的部分想要記錄下來。通常他們的回答都是：沒有。當天婚禮卻常常出乎我所預料，這時我才被喚醒人類學的訓練：這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視為理所當然，卻對旁人來說卻是完全不同的經驗。在婚禮濃郁且強大感染力的氛圍中，我總覺得自己是他者，而不是身為人類學者的我要進入所謂「他者」（每個家庭）的世界。



受到花童們左右逢源的新郎



充滿欣喜等待車隊到來的爸爸



新郎與好友聊聊結婚趣事



男方家長婉謝鄰居的紅包

身為影像紀錄者，希望完整記錄儀式的過程，常常在「不介入」、「不干擾」與「拍攝」之間掙扎，即便將自身存在感降到最低，以維持儀式完整性，但拍攝本身基本上還是干擾的行為。然而，這樣的「不介入」、「不干擾」卻讓我很容易忽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要能在鏡頭前表現自然，拍攝者必須要和被拍攝者互動才有可能，除非是模特兒或是喜歡被拍照的人，否則面對大砲般的攝影機，很難不退避三舍。心想既然當個隱形人不成，那不如就加入他們，不過進行「參與」之前，要先「觀察」。認識雙方的家庭背景，從他們的言談之中了解對於今天婚禮的態度；親友們和新人的關係如何？發掘主婚人以外的關鍵人物；與新人確認婚禮流程，找出跟自己所知標準流程的差異。通常男方或女方其中一邊和我接洽婚禮紀錄的事宜，找到另一半的姓名後，並開始「參與」他們的婚禮。

有些婚禮紀錄是朋友結婚的場合，某個層面上就像參加婚禮一樣，只是多了個「拍照」的角色，但是轉移這樣的經驗並不容易。說實在的，要在工作中保持一派輕鬆的模樣，是非常艱鉅的任務，婚禮紀錄的細節何其多，任何一個時刻都不能重來，叫我放輕鬆談何容易？但是不放鬆，



知心好友的真心祝福



新娘進場時與爸爸的擁抱

保持影像紀錄者(高傲的)姿態，根本不可能與現場的親友賓客有任何互動，更別說「參與」他們的婚禮。於是我開始練習一件事，拍攝前或是拍攝的空檔，和新人以及主婚人聊聊天，遇到某些聊得來的親友，便能很快建立關係。可能是自己年紀比較小，叔叔阿姨輩經常問我結婚了沒？聽到我沒結婚，都急著要幫我找對象，彷彿是他們家的小孩一樣，拍攝過程中除了常對我說：「辛苦了」，甚至熱情的親戚會在宴客時邀請我到他們桌的空位吃飯，像這樣如同自家小孩的角色，便是我參與他們婚禮的途徑，拍攝起來就像是朋友般自在，新人與親友面對鏡頭也比較自然不畏縮退卻。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便能順著進入每個家庭的脈絡，透過鏡頭捕捉儀式的動人時刻。

「參與觀察」不只是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上，也可以用在面對不同的環境情況下，跨越進入其他領域的方式。發覺與攝影概念相通，攝影本身重視觀察，要從平凡中的景物中，運用鏡頭與不同的視角，看見心中不平凡的世界。參與讓我們更容易進入情境，透過紀錄影像的動作，這些照片或影片呈現了我們對於人事物的感受與脈絡的觀察；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

業者每年上百場的婚禮紀錄，容易陷入儀式同質性的疲乏感，經由發掘每個家庭儀式的不同之處，與人互動建立關係的模式，反而讓自己保持「他者」的新鮮感。

鏡頭之後

在學習攝影的過程中，常聽到很多攝影前輩說：「攝影是減法。」透過觀景窗下看到的世界，像是遮掩了那些不必要的、不需要的、不想要的一切，留下的只是那些純淨、美好的畫面。彷彿鏡頭外的世界不存在，而我也只在乎那些我所在乎的時候。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那些被自己忽略、被鏡頭撇除在外的真實呢？

觀景窗並不侷限人的視野，只有人的思想才會；能看見什麼？不能看見什麼？取決於當下的感受、經驗與觀點。情緒與身體狀態也同時影響自己對影像的判斷，如同出田野的感受。隨時處於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情境，但每個階段的經驗都是相通的，每張照片都與過去的自己相連，經由這些照片累積成為今天的我。

攝影，對我而言，從美的追求，到意識自我對自己與他人的理解，透過鏡頭表達出不同的關係。人類學的觀點就像是一片濾鏡，不同學科與思想角度的濾鏡呈現了我們眼前的世界；視線所及的人事物，早在我們既定的觀點與思想脈絡之中過濾出來；透過鏡頭，也穿透自己主觀的心與觀察的眼，看見與眾不同的「視界」。

理，不理：

一種認識街道的人類學眼光

劉如意



生活不可無貓與老人，
胸無大志，把所有願望給世上遭受不平對待者
與所有動物生存安好，
不安於室，喜接觸新事物，拒絕理所當然，
進入暨大人類所後培養了眼光與視角，
並以聆聽為志業。
目前就讀台大城鄉所博士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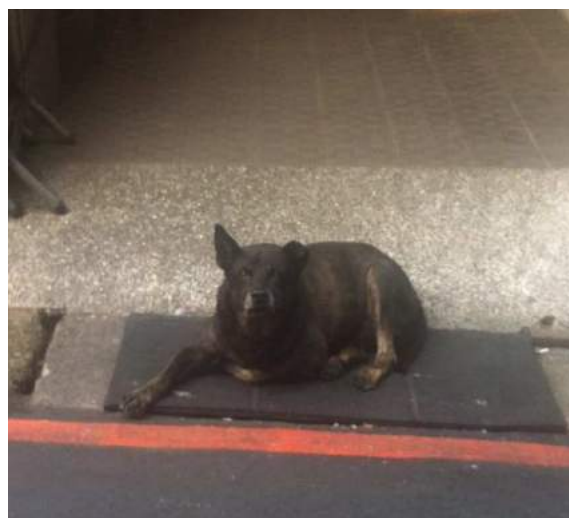
這是一條街，也是一個觀光夜市。

混雜有 4、50 年，高度不超過 5 層樓的老舊公寓街道，靠近兩個夜市出入口，有著相對新、不到 10 年的十層樓以上的大廈。幾年前，我租屋在這條街的某棟舊公寓三樓，每天迎接我回家的，是流動的人潮、食物的味道、街頭藝人演奏與收攤的鐵鍊聲，還有接近徹夜的燈光。這裏有著多數人強調的城市多樣性，也有人認為髒亂、不美觀以及風險潛藏，無論是攤商與夜市自治會間的衝突、深夜後黑道蟄伏現行、警察常來光臨查看、攤販間的人際網絡與爭執等等。這兩年，較新的移民發起反對夜市的設立，並訴諸法院，他們認為夜市可能產生的風險威脅到生活，而攤商則認為他們是擔心房價下跌，居心不良。目前訴訟還在進行中。

人類學的不安分的眼睛、耳朵以及口，在這些之於我、又外於我的日常生活裡望著、看著、豎著、聊著，在模糊邊界中觀察他者與認識地方。從一個夜市的他者、

消費者，要鑽入在地的人際網絡隙縫，有時候只需要一個意外，與物有關——我腳踏車上的社會議題貼紙。某天，賣麻辣臭豆腐的阿川大哥把正要騎上腳踏車的我攔下，「你是記者嗎？」他似乎觀察這輛滿是議題貼紙的腳踏車很久了，這才知道主人的真面目。這些貼紙所傳遞的「反政府」剛好與他的「反國民黨」不謀而合。自此之後，只要經過攤位、對上了眼，剛好那時又沒客人，我就成了他討論時事、幹譎國民黨的對象，可隨意坐在攤位上，喝著他鋼杯裡、聽說不便宜的茶。不過，有另一個網絡看似很容易進入，但我卻完全被排除在外。

不理是一隻在夜市裡生活至少 15 年以上的老狗，這裏的攤商幾乎沒人不認識他。我曾經試圖用食物引誘他，想藉此親近他，但這大多數人認為可以收買任何（流浪）犬隻的方法，在「不理」身上完全行不通。他不僅不吃我的食物，也懶得看我一眼。狗不是都愛食物嗎？大多數人都這麼認為的方式為什麼對他完全無效？他為什麼會在夜市遊蕩？又怎麼在這裡生存？他之於攤販，是什麼意義？我的好奇驅使我跟著「不理」的腳步，一一探訪由他所牽引起來的哪些攤販網絡，以及重新去認識這條街、這夜市的另類視角。



烏裡？撲裡？還是不理？

這條夜市的起源是大約是 50 年前的一間戲院周邊所延伸出的攤商所開始。後來戲院結束營業、就地改建起大樓，但攤商並未因此消失，反而往其他巷弄與街道的另一端延伸。1998 年捷運開通後，夜市人潮暴增，攤商數量也大量增加，到現在約有 300 多攤。夜市的能見度、多元與在地性，遂成為政府主推的美食觀光地圖必去之地，成為著名的觀光夜市。不過，夜市在 2013 年才取得官方合法的設攤執照，在此之前，都是非法設攤。見證並參與這段夜市爆炸性發展的過程，不只人，還有幾隻狗。不理是其中之一。

全黑毛色、有著大型犬隻的身形，下巴歪斜、犬齒外暴，尾巴總是下墜，耳朵前傾，時不時躺臥在馬路旁、店家前，或緩步在街上。他是不理。我跟著某些攤商

也這麼叫他。不理完全不是多數人認為那種可愛的形象，甚至連邊都沾不上。兇狠、會咬人、怕、躲開、趕走、髒...，所有負面形容，是多數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但卻不是熟悉他的攤商們對他的形容。

不同攤商有他們認為對這隻狗的「真正」的名字。賣飯糰的阿姨說，他叫做「烏裡」。「這裡的人都這樣叫他」，阿姨強調。這個稱呼也在阿川大哥那裡得到驗證，他還進一步解釋：「烏裡是從日文來的，是輪軸那個軸的意思，就是那種卡卡的、憨憨的感覺。」不過我問了日文系的朋友，日文並沒有這個詞彙。賣襪子大姐有不同稱呼—撲裡。我也曾從其他攤販那裡聽過這種叫法。大姐也強調，「這裏的人，都這樣叫他。」但我又其他店家口中知道另一個名字—不理。這個名字比較多人叫，其來由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一樣：「因為他都不理人，所以叫不理。」那些攤販也強調，「這裡，大家都這麼叫他。」

對照他對我的態度，我也著叫他不理。但在本文中，我還是以個別攤販對他的稱呼來表示。

不理的「流浪史」，有人說至少 13 年以上，最常聽到的是已經有 15、16 年，也聽過長達 18 年的說法。至於他的流浪生涯的開端，飯糰阿姨說，烏裡原本有人

養，後來被棄養，就變成流浪狗。「他嘴巴歪歪，是因為年輕的時候被車撞到下巴，傷很嚴重，不能吃東西。後來有一個在夜市裡面做指甲彩繪的小姐人很好，帶他回家，花很多錢醫他，把食物弄爛一口一口餵他，花了很多錢，後來醫好了，烏裡就不理他了，看到她還對她叫，真是好心給雷親。」飯糰阿姨這麼描述著。賣襪子大姐則說，撲裡的嘴巴之所以歪斜、吃東西有困難，是因為被當初棄養他的人打的。「我知道是誰，我不要說他是誰啦，撲裡的嘴巴這樣是之前養的那個人喝醉酒打的，又踹又打，撲裡才變成這樣」，大姐講起來還是很氣憤。對方是其中一位攤販的、有黑道背景的哥哥。

這裏的攤販雖然都認為不理是流浪狗，但他們同時也說，不理其實是關不住的、是不給人養的。不理以前曾被抓去收容所，有人去把他領養出來，但又跑回來夜市；附近量販店店員也曾想養他，但沒幾天他又逃跑；街上的 iPhone 維修中心店員想收編不理到家裡的陽台，但又被他脫逃。當然，從動物行為學可以找到很多解釋方式，但對於不理來說，什麼是流浪？

不理的街頭生存之道與移動

不理的街頭移動，似乎有著一套邏輯與方式。就我詢問店家、觀察與跟蹤他，有幾個地點他會停留。有時候不理會在大約上午 10 點鐘、在 iPhone 維修中心開門之際，進店吃罐頭，有時候吃完就走，下午 3、4 點再回來睡覺，常睡到晚上再離開。最近，不理可從門邊睡，移動到店內的辦公桌下方睡。或者，上午他會先在便利商店前睡覺，下午才移動。清晨，路上車不多，他會在馬路邊逗留、睡著，會因為車逐漸變多，每一個點都待不久移動。夜晚，他所待的店家都關門後，我並不清楚他會在哪裡停留。

夜市口賣襪子的攤商，是不理固定去的食堂。老闆娘說，欸裡晚上有時候會來，他們便會拿起早已掛在一旁的塑膠袋，裡頭裝有好幾個小罐頭。這時不理會微微的擺動他那下垂尾巴。「他很跩喔，給他排骨還不吃喔，我之前便當有雞腿想說不要吃給他，他聞一聞就走了。不吃喔！便宜的罐頭不吃，都吃那種小小一罐 20 多塊的那種，要吃好的。我都不給他換，他有時候吃膩了就不來。上次我餵他，之前都吃兩罐還要跟我要，現在吃膩了不吃，就走了。」老闆娘說，他就是這樣跩跩的，

但其實很乖，只是長得黑黑醜醜、不討喜，人家看到就會怕，可是常常被欺負。有人說不理的最愛，其實是西莎雞肉口味的罐頭；也有說他喜歡牛肉口味的；還有人說，他其實喜歡某一攤賣骰子牛肉的實體肉塊。對比於我與不理互動的經驗，會不會其實無關乎口味，關乎於餵他的人？

不理的移動路徑與複雜度，比我和其他攤販想像的還要廣。除了夜市，他會往來三個捷運站、兩個公園，以及無數便利商店之間。此外，某些攤販告訴我，在他經過的路徑中，也會造訪某些店家，像是一間炒飯店、一間麵店，還有動物醫院等等。我曾跟蹤過他，從夜市漫步到其中一個公園，在公園裡繞了一、兩圈後，再回到夜市；也曾經看到他從夜市的便利商店睡醒後，走到夜市外的另間便利商店外頭，再繼續睡。這些移動對他來說，有哪些意義呢？

隱形的人際網絡

我尾隨著不理，往夜市另端走去。他逕自掉頭進入一間手機配件行。在門口徘徊時，老闆娘對他說：「不理，不要進來。」他沒有理會，直直往櫃檯走。一位身著綠色制服的年輕店員從櫃檯走出來。不理下

垂的尾巴微微擺動。這是我看到的第二次。店員伸手摸著他的頭與下巴，直說好久沒看到，一臉呵護。店員觀察到前陣子不理被人帶去結紮跟剃毛，但不知道是誰。說著說著，不理自顧自己的睡在人來往的走道上。店員和媽媽是隨時備有食物，除了餵不理，還有街上的流浪貓。自己則養有 16 隻貓。對面賣水煮花生跟菱角的阿姨，也是時時看顧著不理的攤販。

我在某天要去吃飯的路上，遇到林咪。前方摩托車上擺有一個罐頭跟一包藥，林咪拉開罐頭，用竹筷子把罐頭切割成幾小塊，把藥仔細塞進去，再攪拌一下。前方的不理等的有點久，感覺不耐。林咪說，藥要塞好，不理很精，會把藥挑掉。林咪餵食不理已經有四、五年，從好幾個街區之外專門騎車過來。他說最照顧不理的，其實是一位賣苜蓿芽的阿姨。林咪說，上次不理出狀況，是阿姨通知的，「那天阿姨打電話給我，說不理不行了，沒有力氣動，趕快叫我過去。我那時候請了可以載狗的計程車。不理就一直跑掉，我一路追到前面的店家，後來是司機抓住他的頭才帶上車。醫藥費花了不少，是這裡一位愛心媽媽幫我募款的。」林咪說也趁著這個機會，請醫生幫他結紮、剃毛，還有做身體健康檢查。醫生說不理會因為身上的骨

刺隨時倒下，肝也有問題。林咪自己養有四隻狗，非常關注流浪狗的問題。

不理常去睡覺的 iPhone 維修中心的老闆娘說，自己之前其實不喜歡狗，後來不理常跑來在這裡睡，「因為他也乖，讓他待著也 ok，也不妨礙人。之前他不舒服的時候，好幾天不見人影，我們都還想說有點不對勁。幾天前他好像被攤販的車子撞倒，變得很有戒心，都會突然叫起來。」老闆娘擔憂的是，突然吠叫起來，被外面心情不好的人看到，會對他不利。

賣襪子老闆對著不理呼叫幾聲，拿出鋁箔包裝的罐頭，撕開蓋子，用鋁箔盒子把肉切割得碎碎的，他便吃了起來。沒多久又撕開了另一個。老闆跟老闆娘在夜市擺攤 11 年，等於認識不理 11 年了，移到這裡賣襪子是 8 年前的事。老闆娘說，還在前面擺攤的時候，曠裡就常到店裡睡覺，有的客人會怕不敢靠近，「我就跟他說你要拿什麼（商品）我幫你拿。」「餵他有 11 年了，為什麼會餵他，就是一種傳承吧。之前是我隔壁攤在餵，後來他沒有做了，擔心曠裡沒有得吃，就交代我要餵他。有的人離開，也都會買罐頭來，說要記得餵。」

這些不理所接觸的攤販或個人，他們彼此不見得認識，從不理的身材、身體狀

況、身上突然多出的衣服等等，會知道他受到某些人的照顧。他們共同擔憂的，是不理可能某天的永遠消失。

嘗試以多物種的視角認識街道

一隻流浪狗對城市或一條街的意義是什麼？從一隻流浪狗的眼光，怎麼去認識地方與人際互動？我從不理身上，看到他本身是一個「能動者」，在他的移動路徑、人群接觸上，有條隱形人際網絡，由不理去接觸著，並且牽引著我與這些人的互動。這條隱形的網絡，透過不理，彼此知道有對方，但並不確定對方是誰。而我試圖用人類學的眼光、從不理的角度，重新認識這條街。

夜市與街道不斷改變，規模從小變大，又變小；攤販租金越來越貴、更多人離開又出現；攤販的單一化現象越來越明顯。除了人，還有其他更多的能動者—像是不理，也參與了這條街道 15 年來的發展與改變。對於一生可能最終在夜市終老的不理，沒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永遠離開這條街。僅以此文，記錄下人們口中的不理，他的街道生活，以及，所有生存於街頭的動物們。

人類學魔法與動漫宅宅的相遇

黃脩涵



在都市成長，卻來到山城中教書，享受寧靜生活卻也喜愛新的挑戰，為了好玩和戰勝自己的社交恐懼而唸了暨大人類所，覺得人類學既神奇又虛無飄渺，至今還無法參透。

這是一個中了人類學魔法，擁有人類學之魂的老師，和一群位於埔里山城內的動漫宅宅，在校園內一起創造歷史的故事。

2014 年的九月，剛開學的兩個星期，我不停的被幾個高一的新生糾纏著：「老師拜託...」「我們真的很需要你，你一定要幫我們！」
「我們要有十五個社員和一個指導老師才能創社，社員很簡單，但是指導老師除了你，我們再也想不到其他老師了。」看著他們真摯的臉龐和渴望的眼神，即使已經夠忙夠累，我還是答應了他們：「我對動漫並沒有很了解，完全無法指導你們什麼，我只掛名指導老師而已，社團裡面的一切你們自己去搞，我完全不管喔。」「好！好！」學生得到答案，興高采烈的去辦理手續，幾天後，「動漫研究社」正式在埔里高工成立，由我擔任指導老師。

說好的只掛名不管事呢？

跟其他「紫錐花社」、「書香社」、「音樂愛好社」...等正經八百的社團相比，我們「動漫研究社」簡直是學校中的異類。台灣教育大多只注重課業，社團活動常以學校與師長的期望目標出發設立，強迫學生在有限的教育性質選項中，選填社團志願；「動漫研究社」卻是學生真正因自己的興趣，而主動招募社員創立。創立社團的幾個幹部非常用心，自己規劃了整學期的課程，有「繪師介紹」、「Cosplay 介紹」、「手繪漫畫」等等，他們真的如同一開始與我約定的一樣，完全不用我操心，自動自發地把社團事務運作妥當，讓我可以翹著腳在一旁喝咖啡。但隨著課程逐漸進行，本來想悠哉混過所有社團課的我，卻陷入其中難以自拔。此社團吸引了四十幾個在自己班上找不到知音，甚至因為一般人對動漫的誤解而常被嘲笑的「怪咖」學生。他們在這 100 分鐘的社團課聚集在一起時，彷彿終於回到所屬的星球，看到自己的同類一般，整間教室裡充斥著我不懂的名詞、古怪的隱喻、詭異的遊戲活動、以及發自內心的喜悅。這間濃濃動漫宅味的社團教室，對別的老師來說，可能只是一群不務正業的學生，煞有其事的聊一些毫無意義的話題；但是對於有人類學之魂

的我來說，這個些動漫宅宅所在的 ACG 星球根本就是一塊異文化的研究寶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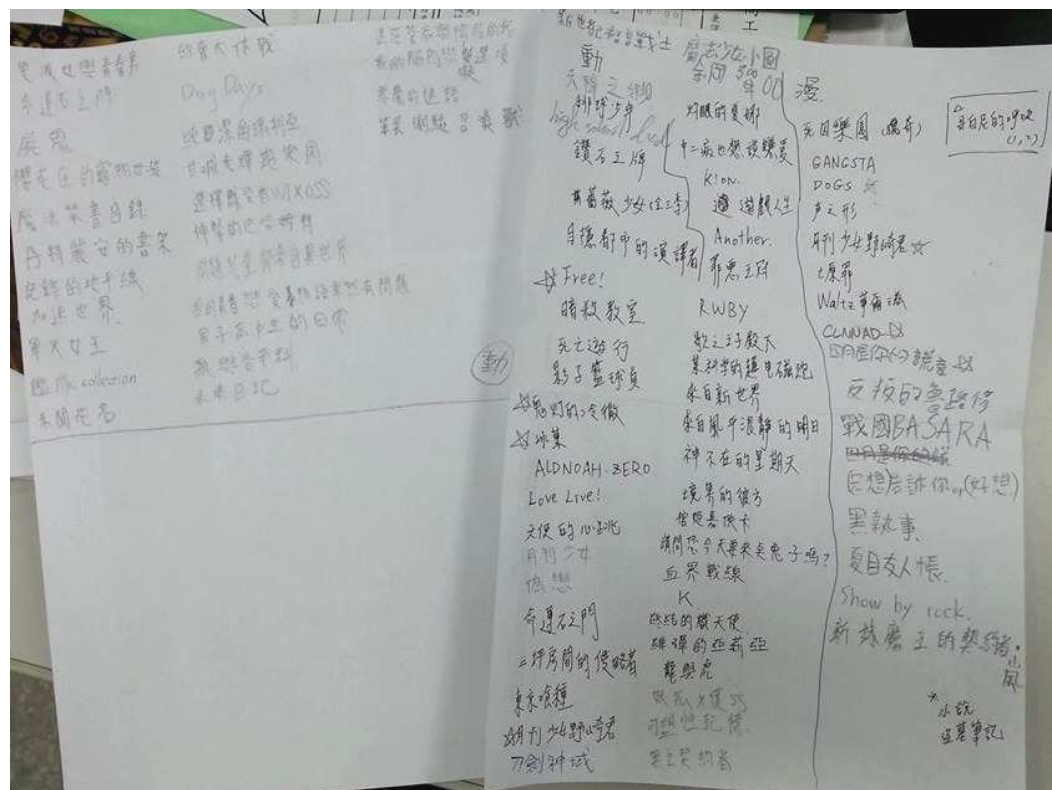
社團宅宅各種有趣的言語、思想和行為，讓我充滿了好奇，而情不自禁加入這個奇特的群體，偷偷地進行參與觀察。雖然每位宅宅都是我平常上課教過的學生，理應不難熟悉，跟他們互動的過程，卻也不亞於開墾一塊陌生的田野地，還是會受到許多文化衝擊。光是一開始加入社團的 Line 群組，要釐清所有奇怪代號到底是誰，就耗費我好大的心力（圖 1），在文字聊天過程中有「\ (◎o◎) /」、「(^ω^)<」、「(o_o_o)」、「(;ω;)」等數不清的表情符號讓我困惑，更別說提問後常常得到了一連串「wwwwww」意味深長的回答。面對面的口語交談應該容易理解一些吧！「正太」、「御姐」、「性轉」、「病嬌」等等層出不窮的專有名詞我還能應付，但隨時冒出「路西法大人，賜與吾憐天之力！！」、「禁忌聖法，時空傳送！」等充滿中二氣息的語言就讓我有點難以回應了。除了語言的重新學習與理解之外，身處在一個四十幾人群體中的我，人類學之魂當然也會情不自禁的對其中的人際網絡和各種曖昧恩仇感到無窮興趣，常常偷偷潛入學生堆中竊取八卦情報，並牢抓

幾個「主要報導人」，協助我摸清楚每個人在社團裡的位置與角色、以及所最近的生活狀況。當我發現只有表面的參與觀察並無法了解他們為何會對動漫世界如此執著與沈迷時，為了解決內心的疑問，我

還特地請所有社員們推薦熱愛的動漫作品作為我的回家作業，讓我藉由「閱讀文獻」更加能更了解社團宅宅們的動力來源，深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圖 2），其實在這個社團，社員根本才是我的指導老師吧。



(圖 1) 動漫研究社學生的 line 帳號常常讓我搞不清楚是誰



(圖 2) 社團成員集體給我的回家作業：超過 90 部的動漫作品

從旁觀、帶領到創造

社團課程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社員們開始嘗試玩 Cosplay (角色扮演) 。以前只知道 Cosplayer 總是打扮得很誇張很奇幻，意圖憑著自己的極致模仿，向心愛的動漫角色致敬。待社員們開始玩 Cosplay 後，我們才發現這根本是個極度燒錢的活動。不但得買齊各式化妝品，每套服裝都是一筆開銷，某些特定角色精美複雜的服裝含假髮、鞋子，價格更可以逼近一套四五千元，各種配備武器道具的花費也從幾百到幾千都有，我們的社費根本不夠支付。這時的我早已跟社團的宅宅們上下一條心，一起為經濟的困境苦惱，剛好學校的園遊會快要到來，讓我想到了——一個絕佳的點子：在園遊會辦攤位賺錢，主題就訂定為「女僕執事咖啡廳」。當我提出這個構想時，社員們雖然都很興奮，卻礙於青少年的偶像包袱與動漫給人的刻板印象，深怕變裝參與攤位服務會被班上同學老師恥笑。為了激勵大家，我向社團宣告：「只要大家願意一起放手玩這一場，我也會和大家一起下海當女僕」(圖 3)。於是，校園史上絕無僅有的「女僕執事咖啡廳」轟轟烈烈的舉辦成功(圖 4)，成為本校園遊會人氣最旺的攤位，所有奇裝異

服的服務員們也得到了滿滿的成就感與樂趣。



(圖 3)老師下海當女僕



(圖 4)社員們在園遊會一起開設女僕執事咖啡廳

自「女僕執事咖啡廳」成功之後，我和宅宅們建立起濃厚的革命情感，也證明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我可以統合分析所觀察到的脈絡與資訊，並親身融入其中，進而提出適切的規劃與建議。這時的我終於有個像「指導老師」的樣子，而社團也開始信任我這個指導老師的帶領。當我們的 cosplay 愈玩愈像樣時，我開始思索著將每位社員 cosplay 的樣貌轉換為正式的

展演與紀錄，於是在我的引導與動員之下，我們陸陸續續舉辦幾次 cosplay 外拍活動，運用我本人的美術專長，和攝影師男友的幫忙，替辛苦的 cosplayer 留下精緻的圖像作品(圖 5)。從此我們不只打造了學校社團的傳奇，也創造了本社團的「傳統」：每學期至少一次的外拍活動，與每年園遊會的唯一的一個社團攤位(其他都是班級為單位設攤)。



(圖 5)社團 Cosplay 外拍活動的大合照與成果

經過這些活動的洗禮，社員們無論在合作的默契、做事能力、和自信心上都有驚人的成長，在社團運作軌道逐漸成型之後，現在的我已逐漸放手，退回旁觀者的角色，欣喜的看著宅宅們自己籌劃社團的未來：他們不但主動報名學校每年迎新送舊的表演，更把活動藍圖愈畫愈大，積極跨出埔里參加 TCS 中部動漫文化祭，與中區其他學校交流，並邀請校外的 cosplayer 和攝影師一起來參與外拍活動。在兩年之內，社團從一開始只聚在教室聊 ACG，到一起努力證明自己的能力，齊心實現宏大的夢想，我想這群宅宅們應該也很慶幸自己的眼光獨到，找上我當社團指導老師吧。每天在校園裡，有社員看到我時，最常說的話是「這星期有社課嗎？啊？沒有？好傷心...」或是「老師我上次遇到某某學校的同學，他很羨慕我們社團，說他們學校的動漫社很廢...」這些對社團的認同與自豪，聽在我的耳裡，是說不盡的開心驕傲。兩年前社團剛成立的時刻，誰能想到我們竟然可以一起創造出這麼多成就，茁壯成今日的大社呢？

人類學的魔法

宅宅與我的故事發展至今，與兩年前「只掛名不管事」的設定完全背道而馳，這一切都因為人類學的魔法太強，無法讓人忍住了解他者的衝動，也無法壓抑探究有趣文化與群體的好奇心，以及對參與世界的熱情。我無法說人類學是萬靈丹，只要有人類學一切都好棒棒一百分，因為人類學無法對任何問題馬上給予絕對的回答，也沒有一套有效的 SOP 流程快速的處理每一件事，更難量化它的績效，證明它的用處在哪裡，但我相信擁有人類學的靈魂，思想不會被既有框架束縛而做出僵化的價值衡量，也不會以片面的資訊做出偏頗的道德判斷。在努力探究現象背後的脈絡，與細心蒐集全方資訊，學習他者文化的過程中，人類學的魔法總是能將所有素材相互交融，緩慢的逼出精華，煲成更有深度，更有層次，更觸動人心的滋味。

育兒的異想世界

唐淑惠



一手拿奶瓶，一手拿筆。是兩個孩子的媽，也是暨大水沙連人文社會中心兼任助理，寫文章編報紙。研究所讀人類學，不算認真的學生，以為畢業就忘光了，寫這篇文章時，才發現其實一直都在這條路上，人類學早已入魂！

我的身份 6/7 是媽媽，3/7 是社區工作者。兩個女兒，分別是兩歲三個月與九個月，效法母系社會，平常住娘家，和媽媽一起帶孩子。工作的性質是兼職，有事情才出門，負責某一社區報的編輯，其他聯絡或寫稿、編輯工作都在家裡。

因此，掐指一算，一星期內，約至少 5 天時間跟孩子糾纏在一起，約 2-3 天花在工作。 $6/7+3/7=9/7$ ，我是不是算錯了？不，這兩個身份常是重疊的。

如果工作情況適合，就帶兩歲的老大出門。在家工作時，我則常是一邊傳 LINE 一邊被老二抓頭髮的情況下完成，即時在半夜一頭亂髮趕稿時，小孩淺眠仍會常喊媽媽，我就要不時進出「田野」，回床上給她們拍拍背陪睡。(是的，我這篇文章也是在這種分裂的情況下完成的.....)

我做過的田野不多，不過我敢說，大概很少有哪個田野主題比「育



兒」更讓人 INVOLVE 吧(或說令人崩潰)，當媽媽之後，從未一覺到天亮過，不是慣性起身看看小孩是否睡好，不然睡到一半還要掏奶餵小人，有哪個田野需要這樣賣身的？！

好吧，女人的育兒經就像老男人談當兵，一拉開來，就像阿嬤的裹腳布一樣長。再捲回去。回到正題。

很多人會說，孩子就像白紙。但孩子真的是完全白紙嗎？猶記得我家老大四個月時，有次哭，但沒眼淚，還轉頭偷瞄我？他們真的是白紙一片嗎？還是小小世界裡，早就有許多機制在運作著，只是我們沒有進入他們的文化體系裡？嘿！嘿！

你是友善的殖民者嗎？

在老大還未斷奶前，有次隨口對友人說：「等她會吃人的食物...」(噢，那她現在喝的是什麼動物的奶？)。前幾天，全家出門吃飯，在我一邊大嘴一張吃燒燙燙的火鍋時，還要一手抓著會爬會站會抓就是不會聽話的小女兒，很狼狽還要故作優雅。她九個月大，正處於「半獸人」階段¹，我又隨口對老公說「等她聽得人話...」。噢，感覺很熟悉，我們是不是曾經有個領導者也說「我把你們當人看。」

其實我下意識就把這兩個寶貝蛋看做「非我族類」吧！某個角度來說，孩子就是異文化，大人就是殖民者，差別就在友善或霸權的，友善的殖民者會派出人類學家了解「小孩」這個異文化，用他們的語言溝通，用他們的角度看世界。

這難嗎？我想，這是比人類學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地做研究，還容易些。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那樣的「異文化」---每個人都有童年。(人類學兩大方法論之一：參與觀察，你還真的參與過呢！)。

舉個例子，幼兒睡覺前為什麼都會「歡歡」(哭鬧)？我有一些幼時幽微的感受仍

¹ 「半獸人」是媽媽界的用語，泛指會走會爬但還不太會講話聽話(不受控制)，約六個月至兩歲左右的幼兒。

然深刻：「閉上眼睛都暗暗的，看不到媽媽了」。所以我彷彿能體會女兒睡前在床上翻滾哀嚎得像毒癮發作一樣，是在抵抗睡意。為什麼要抵抗睡意？大人知道那是想睡，睡著了天亮了，明天還會繼續。但對嬰孩那是渾沌未知的狀態，「為什麼我睜不開眼？為什麼我沒有力氣站起來？為什麼四周都暗暗的？」如果當大人莫名

有這樣的感覺時，你怎麼知道你下一刻會不會死去？

又例如，我曾經用幾近趴下的方式，模擬 67 公分的小女兒坐著時，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我發現房間變得好大，走廊好長，而媽媽轉身時..... 天哪，我能理解我的轉身對女兒就像世界崩毀，難怪她總是在掩面嚎啕大哭。

現代國家遇上部落社會

曾經有一次在餐廳裡，有一位媽媽看到我帶小孩的方式，覺得很特別，為什麼孩子會這樣「乖乖」吃飯？為什麼我能這麼平和地在她玩貼紙書？深談之後，才知道她無法忍受小孩把貼紙貼得到處都是，因此也不想讓他們玩貼紙。她也無法忍受小孩吃飯很慢、不專心、食物掉得到處都是，所以覺得他們很「不乖」？

其實我的觀點、方法都不特別，只能說，許多父母社會化太深，規訓的刻痕太多，就像密密麻麻的溝渠水圳，水該如何流，流速多快、何時放水關閘門，都規定得好好、死死的。對這樣的父母來說，孩子就像大洪水一樣，絕對是個重大的文化衝擊。

為什麼不能用手拿菜？為什麼貼紙只能貼在紙上？為什麼不能用手攪冷湯？為什麼穿洋裝不能配布希鞋？為什麼不能拿筷子敲碗？為什麼鼓棒只能敲鼓？為什麼穿了吊帶褲不能再加一件短褲？為什麼不能舔自己流下來的鼻涕？為什麼不能把裝過尿水的臉盆當帽子戴？為什麼.....。

這麼多「為什麼」，你愈看愈想尖叫吧！

對，這就是文化衝擊，而且是相互衝擊，小孩衝擊大人，大人衝擊小孩。(小孩一把屎往嘴裡塞時，你的尖叫也會嚇壞他的。)

以上種種，很多時候我們會禁止孩子並不是危險、不衛生，而是「不禮貌、不合時宜」，有時候甚至沒有為什麼？就是不行！比如我老公很介意小孩手剛拿完碗裡食物後，又去摸頭髮。而我曾經一度對於大女兒很愛用手攪冷湯而內心抓狂... (但說不出為什麼，就忍住不制止她了)。

因為一件事，我也清清楚楚地了解，我這個巨大的國家機器正在規訓這兩個



還處於部落社會的女兒，那就是「味道」。在初生稚嫩的感知裡，其實沒有臭或香之分，她們那個「世界還很新，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名字，一切都必須用手去指」²，尚未有語言指涉的渾沌宇宙裡。什麼是香的？什麼是臭的？它既無法指出來，也看不到摸不到。

所以，大便當然不會臭，他們反而會好奇，從我身體出來的東西是什麼？但久了，大女兒也開始會學我，對著大便說臭臭的。有一次妹妹便便了，她有認出那個味道，也把臉湊到妹妹的屁股，厥起嘴說：臭臭的~~~。(但她愉悅的表情，顯然不覺得臭)。對照大人世界裡，對大便避之唯恐不及的「本能反應」，你就知道，我們這個「現代國家」是如何無孔不入地影響孩子這個「部落社會」最細微而難以言說的感知。

² 出自馬奎斯《百年孤寂》一書。



無所不在的「轉譯」

人類學家最顯著的社會功能是「文化轉譯」的工作。而我也覺得，比起「教育」的單向、權威，父母更像是轉譯者，透過簡單、簡化的語言，轉譯大人世界的規則，這些規則不見得一定是對的，且孩子仍會選擇、反抗、修正。

目前大女兒才兩歲，我大多數的轉譯工作就是讓她了解「要避開危險的可能」。大女兒最近開始會有一些大人覺得是反抗，但她覺得是好玩的行為。比如小孩很愛玩電線摸插頭，我說不行，她就故意要

去摸。我說「會痛痛」，但她摸了不會痛啊！讓她了解什麼是「可能」並不容易：「這次就算不會被電到，下次就可能會被電到」。

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說到，為什麼小孩很貼近看電視時，大人屢勸總是不聽。因為我們會誇大說「眼睛會壞掉」，但當下他們眼睛並沒有壞掉啊！因此孩子依舊，父母不解孩子為何總是說不聽。教養的過程，總是充斥這種「轉譯」的誤解。再說個經典的例子，相信這是每個父母都

有的經驗。最近有個友人 A 很糾結，她三歲兒子在遊樂場佔地為王，她這個當媽的究竟要不要「介入」？

我前幾天帶小孩去公園玩，小兒子企圖獨佔火箭，說別人不可以坐，我在一旁看著，沒有立即處理，因為想看看其他父母要怎麼跟我孩子溝通。有位媽媽有問我兒子為什麼不可以，然後被我兒說「你壞壞」；重複幾次之後那媽媽就放棄，丟下一句「我們去別的地方玩」。後來每對親子都選擇離開，然後離開時都撇了我一眼。hmm……

後來，又有小孩跑去拿兒子們的新玩具棒球與手套，同時被兒子們制止後，小孩大哭，做媽媽的我又被撇了一眼。（後來我兒在我溝通完後，有跑去借給他）

呃，其他家長看我的意思是「你應該當場阻止小孩行為」嗎？

這一切是做媽媽的我不應該？

還是這一切都是自我羞愧的幻想？

如果你是友人 A，你會這樣嗎：「馬上當著其他人的面，跟孩子說『這是大家的，要一起玩』。小孩不依的話，仍將他抱走，並頻頻跟其他人說抱歉。」

台灣社會仍存在一種「罵才是教」的氛圍，以上似乎仍是公認版本。但很少有人談到，那孩子心裡怎麼想？曾看過一篇文章，說到孩子常常互搶玩具時，當下斥責或介入不見得有效，因為孩子可能只想

到「我要捍衛我的玩具，為什麼媽媽還罵我？」

朋友這個例子讓我想了很久，我會怎麼做？與人類學氣味相投的人，不只愛問「為什麼」，「一定是這樣嗎？」而且必定是個「拆解癖」，我就想：什麼是分享？分享是一件需要學習的事，但任何東西都要分享嗎？孩子能不能說『不』？情人要分享嗎？私密的東西要分享嗎？自己的身體要分享嗎？

同一個文化裡，不同個體都會有不同價值觀，更何況，這些「大人的規則」也是隨著文化有所差異的。有一本有趣的書《跟全世界的父母學教養》³裡，研究了許多文化不同的教養方式：阿根廷的父母竟允許孩子三更半夜還不睡。法國人認為，小孩該跟大人一樣享受用餐的樂趣。大人吃什麼，孩子就吃什麼，不需要特地準備兒童餐。肯亞人只用色彩鮮豔的背巾背寶寶，從不用嬰兒推車，認為這樣很浪費時間，因還需要分神注意路上是否有坑洞。

玻里尼西亞人鼓勵孩子有自己的「社群」，等孩子會走路後，媽媽就把他交給其他孩子照顧。學齡前的小朋友就要學會

³ 全名《跟全世界的父母學教養：探索多元育兒方式，給孩子更寬廣的愛》，梅齡·霍普古德著。

安撫更小的幼兒，幼兒學會自立自強，因為這樣才能跟大孩子一起玩。

書中還提到，非洲阿卡矮人族在媽媽出去覓食時，爸爸讓寶寶吸他的奶頭來加以安撫，絕對不足為奇。台灣則是，有些嬰兒剛會走或學會坐時就不用再包尿布，媽媽會發出「噓」聲來控制寶寶的膀胱。(是的，我們對戒尿布的重視，對外國人來說也是很新奇的。)

很驚訝吧？！許多我們文化裡覺得理所當然的規則，別的國家卻有著迥異的思考邏輯。從育兒的觀念裡，展現了每個文化「人觀」的雛型。

未完待續.....

當了媽媽後，我才了解，在每天 24 小時不停走趕跑跳碰把屎把尿的接力賽裡，每一個小環節對孩子都是新的體驗，大人要在這麼壓縮的時效裡，如何用簡單明瞭的方式轉譯讓孩子理解、甚至要有耐性、創意甚至幽默感地化繁為簡、化苦為樂，在在考驗我們這個「殖民者」的智慧。

父母的角色一部份像轉譯者，各種教養絕大部份是幫助孩子社會化、適應這個大人世界的規則。但另一部份，我深信，

父母也必須讓每個孩子的獨特、創意和思考獲得適當的發展，才是人類社會開展多元性、並持續前進的來源。

你瞧，牛頓被蘋果打到頭，如果只是聽他爸媽的話，要保護自己不要在蘋果樹下睡覺，而不是思考「為什麼？」，西方科學或許不會這麼發達。

《人類學視界》21 期徵稿啟事

《人類學視界》是由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發行之通訊。歡迎投稿與人類學相關之通俗文章，包含時事評論、研究分享、田野札記、書籍或影片評介、活動消息等。文長（含內文、註解與引用書目等）請勿超過 3000 字。稿件請註明投稿《人類學視界》，附上姓名、單位職稱、聯絡方式，逕寄學會信箱 tafea@gate.sinica.edu.tw。

人類學視界

第 20 期 2016 年 12 月

發行人 謝世忠
發行所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總編輯 謝世忠
執編機構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
人類學碩士班

本期主編 邱韻芳
執行編輯 唐淑惠
排版協力 方瑜揚
封面美編 凌閣工作室

封面照片提供 張智凱

電子刊物 <http://www.taiwananthro.org.tw>

印刷 文慈印刷社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理事長 謝世忠

常務理事 王嵩山、林文玲、胡台麗、郭佩宜

理事 呂欣怡、李威宜、林開世、邱韻芳
高雅寧、張中復、張 珣、黃樹民
劉紹華、蔡政良

常務監事 莊英章

監事 何翠萍、李亦園、陳文德、臧振華

秘書長 翟振孝

秘書 楊曉珞、湯燕妮

永久會址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606 室

通訊會址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轉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電話 (02)3366-4746

傳真 (02)8369-2262

電子郵件 tfea@gate.sinica.edu.tw

網址 <http://www.taiwananthro.org.tw>